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件出日期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良友文庫


5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上海良友總公司

北四川路八五一號

北平　良友公司

南京　良友公司

廈門　良友公司

漢口　良友公司

重慶　良友公司

廣州　良友公司

梧州　良友公司

紐約　良友公司

火葬



萬廸鶴作



一九三五 二 十五付排
一九三五 四 一 初版
一——二〇〇〇

No. 342

中央黨查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一一二九號

每冊實價六角

火葬



目次

火葬

一

剛剛休息下來，王志高老總的挑夫跑掉了。他找了半天，也沒有一個頭緒，在丁老總面前兜了七八個圈子，手裏吊了一個竹節鞭子，一點精神也沒有，走過去，又走過來，那個狼狽的樣子，眞有點叫丁老總看了好笑。

但是丁老總並不笑出來。只是說：

「喂，王志高，你看你那副神氣眞不算壞，我要把你牽到當鋪裏去。」

王老總不理他。

丁老總見他不理，便帶一股正經的神氣問他道：

「你尋東西？」

「我的伕子跑了。」

「哦？我當你尋你舅爺的卵泡哩！原來是伕子跑了？——咳！伕子跑了？那個不打緊。不要慌！」

王志高找了半天，撈不到一個影子，看見丁老總把膽給他，叫他不要慌，以爲伕子有了下落；于是站着，專等丁老總的話。

但是丁老總並沒有下文。

王志高就只得走攏去追問一句：

「你看見了他跑的？」

丁老總看了王志高一眼，暫時並不回答這個問題，先去在那茶館門口拖了一條板櫈來，坐下去，把鎗夾在袴襠裏，兩腿一伸，做出一個很舒服的樣子，然後再不慌不忙地問：

「是不是帶一頂破草帽的那一個？」

「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他還穿了一雙破草鞋。」

「穿的麻草鞋。」

「不錯，麻草鞋；破了的。」

「對了，對了。」

「臉上有幾點麻子。」

「有幾點麻子的。」

「該不錯吧？」

「一點也不錯。」

「上身穿了一件破藍布短褂。」

「他穿的是破藍布短褂。」

「該不錯吧？」

「一點也不錯。」

「他把袴脚捲到大腿上。」

「就是他，你一定曉得他在什麼地方。」

「你怎麼讓他跑了呢？」

「我到那邊草蓬子裏討茶喫，喫了茶，我走過來一看，不好了：再一看，眞的不見了。我造他！好快：就是一個轉身就看不見人！」

丁老總這時候做出一副很有同情的面孔，好像對這事不勝遺恨似地說：

「你這個人就太不小心了！要是眞的跑了，你那一擔東西怎麼辦？」

「就是那話呵！」王志高一面說，一面摸屁股，「你看見他往那邊跑的？」

「我看他麼？我看他一定是跑了。」

「唔，一定是跑了。」

「他要是不跑的時節，馬上就要回來。」

「——」

「他要是跑了的時節，他就不會回來。」

「——」

「他要是眞的不再回來的話，你的那一擔東西叫狗入的挑！」

王志高睜了一對大眼睛看牢丁老總；在他這樣緊急的關頭，他還跑來尋開心，這眞叫他心頭的火高三丈，他抓起鞭子來，趕上去直向丁老總，刷的就是幾鞭子。

丁老總跑開了，雖然挨了一鞭子，但是他很開心，跑到一邊去，回過頭來，看見王志高那個發氣的樣子，拍起巴掌來對他喊道：

「看你那個模樣眞還要值幾個銅板！我要牽你到當鋪裏去！我要牽你到當鋪裏去！」

二

丁老總和王志高的任務都是「押接濟」：他們每人管一擔行李，這行李是官長的行李。他們每人管一個挑夫。這挑夫是從鄉下捉來的。

在軍隊裏，押接濟是一件頂困難的工作：挑夫都是鄉下捉來的，一個不小心，跑掉了，便要去重另捉一個；捉不到手，便只有自己挑；自己挑不動，把東西丟掉了，這是命令所不容許的，這樣就得受懲罰，頂起碼也得卸下褲子挨八百軍棍。老總們最怕的是伕子跑掉了；所以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有一條鞭子，這鞭子就是用來制服這些伕子的，他們常常用鞭子在伕子們頭上敲敲打打，就是要把他們養成一種格外服從的習慣。

但丁老總的方法並不這樣：他沒有鞭子，也從來不打人。他的伕子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漢子，在鄉下打魚爲職業，有一個紅鼻子，講話講得很快，他很服從

丁老總的命令，丁老總賜他一個名字，叫他「紅鼻子老鄉」。

對于這紅鼻子老鄉，他僅僅只打過兩拳頭，那是因為初次見面丁老總捉他，他掙扎不肯跟他走，不肯挑東西的緣故，等到後來紅鼻子跟他走而且替他挑東西的時候，他馬上就對他很客氣，他一面走一面解釋打他的理由，說他打他那兩拳頭，是出于萬不得已；他說他自己很願意和紅鼻子做一個朋友，並且告訴紅鼻子，說軍人是應該愛護他們的，而他們也應該幫助軍人，並且說明打魚並不比替他挑擔子的工作來得重要。丁老總還使得紅鼻子明瞭了他是最文明的一個人，從來不動手動脚，所以別人手裏有鞭子，他沒有。當別的老總打伕子的時候，他總要叫紅鼻子老鄉看看，用這事實來說明他對他有恩典。不僅是這樣，並且他把掛在自己屁股後面的一雙舊草鞋也賞紅鼻子。人與人之間並不是完全不能互相了解的；所以慢慢地，紅鼻子同他談起話來了。別的老總與伕子之間的感情，無論如何是有一個塡不平的鴻溝，但是丁老總同紅鼻子，好像這個界限沒有了似的。

一路上，丁老總只看見別人和伕子的糾紛，他們却很順利的走路，他覺得自己的辦法很好，他其所以開別人的頑笑，也是滿意于自己辦法的一種表示。

剛喫過午飯，丁老總摸摸肚皮，肚皮脹鼓鼓地裝得很飽，他把自己紮在腰間的手巾拉出來，擦擦臉上的油水，擦擦嘴上的食屑，他這手巾，還是去年打仗的時候慰勞隊送的，已經用了半年，那顏色現在已經一半發黃，一半發黑，很有臭氣，但是丁老總還看待得非常寶貴，用過之後，又紮在皮帶上，紮一道，還挽一道。

他忽然看見那些挑夫正在那裏圍做一團，喫得發哄，他慢慢走了過去，站在他們跟前看：他們一堆有七八個，就蹲在地上，以那個放在地上的鏞鐵菜筒爲中心，緊緊地圍住，擠得密不通風，你一箸，他一箸地往菜筒裏插，插進筒裏去，又起來就往口裏拖。丁老總喫飯的時候也是搶慣了的，可是因爲伕子們的菜更少，人更喫得的緣故，他們搶得更要激烈，你擁過去，我擠過來，簡直教人看了

好笑。丁老總看了這些神氣，笑了笑，背起手站在那裏，就像一個官長站在弟兄們前面樣。

其中只有紅鼻子一個算頂斯文，他把屁股下面墊了一塊爛磚，一手撐起碗，一手揑了筷子在菜筒子裏撈菜。那兩邊的人，也都出力搶菜，把他的胸脯擠得也窩進去了。

「喂，紅鼻子老鄉。」他喊。

那紅鼻子連忙抬起頭來。

「哦，丁老總！」

「快點喫！就要出發了。」

「就好了，老總。」

「我到那邊去打暫一下，你不要也學王老總的那一位樣，偷跑了啦！」

「丁老總說的那裏話，你叫我跑我也不跑。」

「怎麼我叫你跑你也不跑呢？」

「我要是跑到半路叫別的老總牽去了，又要挑東西，又要挨鞭子，那時候就是失悔也來不及哩。」

「對呀！你能彀這樣想很不錯。快點喫飯！」

三

丁老總的面孔正對着破廟的牆壁，牆壁剝落得像爛脚叫化子的腿，他的尿淋上去只聽得「滋」「滋」「滋」地響，他忽然記起一件事情來了：那是什麽人說過，一個人如果平地能痾三尺高的尿，永遠有飯喫；雖然算命的預言過，說他將來很有出息，而這話他也聽得進，不過他今天要趁痾尿的便，也要來試試自己將來的運氣。

他擺好了姿式，兩腿收攏些，站起脚來將腿幹繃直，讓屁股上的肌肉縮緊。

「滋——」

一下就瀉了三尺多高。

「嗯，不算壞。」

他嗯了一聲，偏了頭看一看牆上的尿漬，心裏很高興，好像自己經手完成一件重要工作似的。

可是等他棻上褲子回到休息的那地方去的時候，突然慌得不成樣子，面孔上的顏色也變了。

「紅鼻子老鄉呢？」

他拉長了頸顮到處瞧了幾瞧。

沒有。

「我入他的鬼婆婆的，不要開了小差！」

他還希望自己所想的不對，仍舊跑在路旁邊一大堆伕子裏面尋找。

可是仍舊沒有。

那自然是開了小差。

「入他個鬼祖宗的，我捉不回來便罷，捉回來就是一頓做，有大米飯讓他喫，喫脹了，他還要跑！」

這個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弄得他異常恐慌：紅鼻子老鄉逃走了，馬上就得出發，這一擔東西他挑得動麼？他到處都找過了，仍舊沒有。

「入他個鬼婆婆的我捉回來做死他！」

丁老總這時候又是心慌，又是氣憤，要是眞正能彀把紅鼻子捉回來的時候，他是要大大地改變方針的，雖然不一定做死他，也一定要賞他一頓肥打，打了還是要他挑；他也太不識抬舉了：他不用鞭子打他，他還賞了一雙舊草鞋，他待他這樣好，而他却辜負了他的好意。

坐在那高坡上有一大堆人，丁老總老是在那一堆人前面兜圈子，走去又走

來，好像有個紅鼻子老鄉就坐在那一堆人裏面專等他來發見似的。

他東張西望的尋了一陣，又揪耳抓腮地想了半天，這個困難問題，仍舊無法解決。

後來被他想出一個辦法來了，他跑去和另外的一些伕子打商量，想暫時把紅鼻子挑的東西勻在別人的擔子上，可是這個商量無論如何也辦不到；那些挑夫都指天誓日地賭咒，他們表示就是戳他一刀子也不可以加重他們的擔子。

丁老總正要發皮氣，那王志高從老遠跑過來了，他拍拍丁老總的肩膀，把自己新抓來的伕子牽給丁老總看。

「咳我的運氣眞不算壞！跑了一個又找來一個，你個雜種笑老子，你看這一個。」

丁老總這當兒滿身是火，他以爲別人在尋開心，他也不去聽他說些什麼，只是把自己的肩膀向旁邊一拐。

「跑了就跑了，關你個卵事！」

「是不是紅鼻子跑掉了？」

「是他怎樣？你要不要咬他的卵，要咬卵我也有一條！」

他這樣說，但他偶一回頭，瞥見了王老總牽的一個寬肩膀大漢，這漢子的脚力很健，是一看就知道的，他覺得有問問來路的必要，他的神氣忽然變得格外和平了。

「這是哪裏來的，老弟！」

王志高把手往前面一指說：

「那邊村子！」

一句話提醒了丁老總，他連忙陪了滿臉笑容，指了自己的擔子，請他代爲照看，說聲「拜托」，提起大步直往那村莊走。

四

正是四月間，剛剛過了立夏，和風麗日，宇宙間還飽含着春天的氣息，燕子穿梭一般地飛來飛去，大麥正在揚鬚，也快熟了。向遠處望，都是那淡青色的麥苗，也見不到個邊際，吹來一陣風，那麥苗便像平靜的海面衝來了一股潮水一般。

這地方的景色很有詩意，但對於置身這環境中的丁老總，他的心靈，却沒有因之而有所啓發，他這時候，只顧把自己的眼睛睜得大大地，望着對面的村莊，眞巴不得自己和燕子一樣只一瞥便穿到村子裏去。他希望的就是立刻找到一個身壯力强的後生，來替代跑了的紅鼻子，自己再拿了鞭子，跟在擔子後面，絲毫也不要大意。

雖然正是農忙的時節，可是田間看不見半個農夫，連放牛的小孩子也看不見

一個，只有青蛙在水田中新翻的泥土裏，「咯」「咯」「咯」地叫。丁老總由牠們跟前走過的時候，牠們也並不暫時停歇，好像牠們全不關心紅鼻子跑掉了對於丁老總有十分干係似的。

天氣雖然還不算熱，可是也不能算涼爽，丁老總走了一會，身上已經有了汗意。燰烊烊的太陽落在他的背脊上，使他也感到不少的煩燥。他慌慌張張，蹌蹌踉踉，兩步做一步，一步緊一步地走着。後來竟是用跑步在跑了。那神氣，正好像一個被打獵的人撵慌了的兎子。

走近了村莊，過了木橋，他四面巡看，他竟瞧不到一個人來人往。

「奶奶個瘟X！都死光了麽？」

他抹過一個草堆，那有一家的兩扇門便立在他前面。門上兩個鼓眼門睛的門神菩薩，都拿了鞭鐧做出一個威武的姿式。那門經過了幾十年的雨打風吹，斑痕剝啄，他用手去推了一推，門裏面抵得很緊，他提起鎗來，將那托底板向門上打

去。打了半天，可是室內並無反響，只有由塘坳裏發出來的回聲。

「有一把火我燒你這龜窩！」

他憤憤地駡了一句，便彎過側面來尋側門；他剛一動脚，那匹骨瘦如柴的黃狗便尾着他叫，接着第二匹捲毛狗從右前方跑過來，像一匹餓虎一般向他撲；這是一匹惡狗，牠在丁老總身前身後，跳，搖，蹤，撲，正有些像仇人相見，不顧一切的形勢。那匹瘦狗也就隨着牠增加了不少的勇敢，也隨着跳，叫。他走一步牠們也跟在後面走一步，他停下來牠們也就停在原來的地方向他張牙舞爪，鼓眼鬥睛地狂吠，這樣一來，丁老總被牠們弄得實在無法可施：看不見一個人影子，時間却花了不少，心裏一急，一股無名火直往上冲，從腰間拔下刺刀，嘩地一聲往鎗尖旋了上去，將鎗身提起來，對準那匹瘦狗張開的口，沒命地刺去。但是刺刀還沒有到牠們身上，老早就逃開了，于是他舞起鎗桿來追趕，趕了一陣，再趕一陣，一個刺不着刺第二個，第二個刺不着，他早弄得滿身是汗。幸好那兩匹狗

再不上來了，他得以再來從從容容地尋找。

他把腰間的手巾拉出來擦了頭上的汗，又開始挨門挨戶地做他所要做的工作了，可是一直走了好多家，都是關門閉戶，他都敲打了一陣，但是也沒有個反應。

後來被他找到了一個虛掩上而並沒有上閂的破門了，他踅了進去，只看見那堂屋當中放了一個曬箕，裏面盛了許多糠粃之類的東西，幾隻老雞站在上面，見了他，都驚叫起來飛跑了，他把刺刀拔了下來，在桌子上拍了一陣：

「人呢？」

可是沒有人出來回答。

他把鎗托在板壁上擂了一陣，叫了一陣，沒有人應，看見左邊還有個門，他便把頭伸了進去探虛實，正好迎面走出一個老太婆來了，她有六十多歲頭髮完全白了，脚上籠了一隻破靴，好像打過瞌睡，嘴上的皺紋，好像曬乾了的牛肉，一

噓一噓地，在咕嘍着幾句，像是念咒，又像說話，至于那內容是些什麽，丁老總一點也聽不清楚。

「你家裏人呢？」

「雞喫光了！」

丁老總的話她顯然是沒有聽懂，她只說這一句，接着口裏又咕嘍了幾句：又好像在唸咒，又似乎是在專門回答他。但是丁老總除了聽見她說了一聲「莧啦」之外，其餘聽不懂。

「你家裏的人呢？」

丁老總一連問了三遍，聲音最响，可是她老是幾句聽不懂的話，好像她還在故意裝聾。

丁老總找了這半天功夫，只找了她這麽的一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心裏哪裏忍得住，他把鎗放在矖籠內，兩手抓住那老太婆的兩肩，抵在那板壁上，搖

了又搖。

「你家裏的人呢？你家裏人呢？」

他一面搖一面喊，聲音幾乎震了自已的耳朵，但是仍舊搖不出個結果，於是他就把她抵在木板壁上撞了幾撞，撞了又撞。

「我撞死你！我撞死你！我不撞死你留你做方子，你這老怪！你裝聾？」

可是這老太婆也生得太不經撞了。或者也是由于他在氣憤頭間，出力並沒有個輕重的緣故吧，本來他只是口頭說說，也並不想眞的撞死她的，但是當他放手的當兒，那老太婆有點不靈了，她立不穩，一下倒在地上，撣也不撣動一下，伸手去扶，去牽，但她老是不起來，身上的骨節不肯轉彎。他仔細瞧瞧。

那老太婆死了！

五

「一個人怎麼輕輕一撞就死了？」丁老總很奇怪。

但這問題他只隨便想想就放下了。因爲他還有自己的事要做。

他走出後門，急急忙忙地，打從一條小溝旁邊經過，被他發見了一個穿破紅布褂子的小女孩子，有十一二歲的光景，正在洗東西，丁老總看見那女孩子，眞喜得如獲至寶：三步併作一步地跑到那孩子跟前去。

他想：「我要先嚇他一陣她纔肯說。」

丁老總的面孔原是一個很大的三角形，臉上面綴一對很大的三角尖眼睛，眉毛很粗，面孔很黑，那神情就是不加裝點也顯幾分可怕的牛勁，可是他這時還故意地把面孔一沉，眼睛一翻，喉嚨拉直，刺刀又從腰間抽出來，一下伸過去擱在那孩子頸子上：

「怕不怕我宰你！」

那孩子見他這樣，早就呱地一聲哭了。

他趕忙又說：「快講就放你，你們家裏大人呢？」

那孩子把手往山裏指。

丁老總丟開了那孩子，直向那山中飛一般地跑去，他的心裏一分鐘比一分鐘扣緊了，他不知道後面王志高他們是否已經出發，如果出發了，拜托王志高的那一担東西怎樣辦呢？王志高會將它丟在路旁不管麼？那就太不㲉朋友了。他又想萬一王志高很㲉朋友，就停在那裏專門等他，要是官長看見了叫他挨軍棍吃鞭子，那又是叫朋友受自家的拖累了：但這到沒有十分重要，最使丁老總感到恐慌的，就是不知道到山上去，是否找得到手。

他老遠地望着山上，那半山腰裏的涼亭正位置在山路上，山中的樹木稀少，大約是被伐光了，只有涼亭附近一直往山裏去的路上，還剩下許多灌木樹，透過那林木濃密的枝葉，可以瞧見涼亭的旁邊還有幾間瓦屋茅房。

「那些傢伙一定就躲在這些地方。」他想。

山路是崎嶇的：右手是山，草莽間蹲伏着許多大大小小的岩石，像一些等機會跑出來喫人的怪獸；左手是山澗，也只是些荊棘斷岩。

仃老總一直向前跑去，身上已經又出了滿身的臭汗了。這時候，要是仃老總的胆子小一些，他會顧慮到這樣的事；如果那些老百姓之中，有一個藏在岩石後面一石頭打過來，或者就是衝出來一巴掌吧，他會連槍帶子彈和人都滾到澗裏去。但是他沒有這樣想，他只是很勇敢地向前跑着。

走到涼亭的附近，他把脚步放輕了些，就像打獵的人走近了野獸的洞一般，一會，他看見老遠有人在向山裏活動了，有的拚命地向山頂上爬，他想：「一定他們看見了。」於是他就將自已的脚步又加緊了些。

到涼亭的門口，他站起脚輕輕地走過去，伸長了頸子在窗洞外面偷瞧了一陣：那裏面，四面是粉壁牆，牆上都有窗戶，兩面擺了兩排石磴，靠右手的一個石磴上，有一個穿了藍布夾短襖的漢子，正在一呼一吸地抽鷄，把一隻手擱在窗

台上，一隻右手挽住一個布褡連袋折到後面做枕頭，睡得很舒服。丁老總這一喜眞喜得快要笑出來了；他暫不做聲，輕輕走進去，再仔細瞧了瞧那人，是一個正好出力的漢子：二十八九歲。大嘴巴。四方臉。翻頭鼻子。臉上有幾點麻子。

丁老總伸了手去在他肩頭拍了一拍。

他鼻子裏長長地「刮」了一聲，動了一下。

丁老總見他不醒，抓了他的衣服，着力地向上提了一把。他這纔把眼睛掙開來。

「睡得很好？對不住！吵醒了你！」

那人趕忙爬起來，坐在石磴上手抓住褡連，打算開跑。

「不要想跑，我已經把你的領口抓得很緊。」

「老總！你不要抓我，我袋裏還有一吊錢，我送把老總喫茶。」

他連忙伸了手到袋裏去掐錢。

在平時丁老總也許要就此弄幾個外快：把價錢講好了放掉他再去捉別人，但是今天他曉得不可以這樣做。他很神氣地說：

「不要你出錢，只要你出點力。」

「我也是個生意人，我病了纔好。我挑不得担子！」

「只挑一回。」丁老總說，「你長得沒有那一個壯？」

「我不能彀，——我是——」

「你是秀才也只好跟我走！」丁老總說。

「老總，把你兩吊錢，兩吊錢，放了我行麼？」

「不行！」

「三吊？」

「不行！」

「一塊錢行麼？再多就沒有了。」

他又把手伸了袋袋裏去撈了幾把，但是又捨不得把錢撈出來。

丁老總這回有點發氣：

「狗屁：誰要你的錢？快走！不走一個嘴巴打腫你！」

丁老總一面說一面就扭住他的衣服往外面拖，費了不少的力，還踢了兩腳，那漢子被他拖出來了。他看見那漢子跟了他走，並不做聲，他以爲就這樣算收服了他哩。爲了要進一步收服他的心，于是就想了許多話來勸勉他，說自己的那一担東西非常之輕，說自己對待伕子非常之好，只要他去替他挑東西包他滿意，並且說替他挑這一担東西一定不會白費力。

丁老總說得很起勁。他再看看聽的人，聽的那位也似乎很專心。並且連說「是」「是」「是」。他非常滿意，心裏想：「我回頭和王老總商量商量。總要想個辦法不讓他們再跑脫了！」

丁老總一面走一面在想辦法，他正在開心，却沒有料到一件倒楣的事就要發

生：當他們走了一百多步的光景，那麻臉漢子出其不意地猛力回過身來，一巴掌打在门老總的嘴臉上，正在他不能十分立得穩的當兒，那漢子掙脫了。

六

被那漢子一巴掌打得眼花撩亂，頭腦發暈，鼻腔裏一陣酸又一陣痛，好像被人家灌了酸醋；嘴的那一部份，受傷更狠，雖然不會被打落門牙，可是那張嘴的裏裏外外，都像火燒開水泡那般發痛。

歇了一會，一切都算恢復了舊觀；他把兩隻脚站穩，定睛一看，四面無人。「老子再逮到手先割你一塊肉！」他心裏恨恨的想。

他四面尋了一會，後來知道那漢子是滾到山澗裏去了；澗底是看不清楚的，下面有些什麼也不知道。他雖然氣憤，但是幸好還有理性；所以也並不打算滾下澗去捉拿。

「老子割你的肉，個入鬼婆婆的！」

他一面這樣憤恨地駡，一面摸摸鼻子，鼻子的右鼻孔在流血。在路旁邊去摘了一片樹葉子，捲成筒子，塞進鼻孔裏去。

他收拾好了鼻孔外面的血漬，慢慢地再向涼亭那邊走去，穿過涼亭再走了一些路，他看見從側面凹進去的一塊平地上，露出三間茅屋，一間瓦房，還有一個兼賣麻花油條的大茶館；在茶館外面略停了一會，他看見那茶館內面，有人喫東西，有人談話，有人跑去跑來。

這些人好像並不害怕他來了，這事使丁老總非常奇怪。

「這裏的一些人胆子好大！就不害怕？」

他向那茶館裏走去，裝做大模大樣有威有武的神氣，他要使茶館裏的人見了他有點畏懼，至少他要使他們不要看出他一分鐘以前挨了打的，這個理由自然非常簡單：如其是這些人都知道他挨了打，那他們可以不要再怕他了，這不獨對于

他的尊嚴有損失，並且對于他來的任務是否能達到也大有關係。

他走進那茶館裏去，本來有點躊躇，但是他忽然覺得在這地方躊躇是要不得的；他趕忙變更情緒，打點精神，努力刷新，拚命振作，把所有儲藏在身上的勇敢都拿出來了；這樣一來他就自然而然地又恢復了原來的那種雄糾糾氣昂昂的氣概。

他搖搖擺擺地走了進去，立在茶館當中。

那茶館裏的人，見了他有的從後門溜走了。有的人却還是自由自在地喫茶，那神氣也並不慌張。

丁老總本想一到裏面就動手的，他看見這種情形，反而有點遲疑了，他心裏想：

「我不要一下就把狠氣抖出來，我要先輭後硬。」

他看見他右手有一個身長腿短，長得很橫勢的漢子，那模樣很適宜于做挑

夫，他一屁股就坐在這漢子坐的板櫈的橫頭上，但是那漢子一下就站起來溜走了；他看見左面還有人，所以也不去追趕，連忙到左面那個身材很高的漢子前面去，用手拍拍他的肩膀：

「朋友，幫幫忙送點東西。」

那個漢子站起來了，堆上一臉的笑：

「老總，請坐！喫茶！」

「不要喫茶。」丁老總說。

「請抽烟！」遞了一支香烟過來了。

「不喫茶。也不抽烟。」丁老總搖搖頭這麼說，同時他心裏想道：「這個人到很忠厚老靠，我來捉他他還不曉得跑！」他這樣想的時候，覺得這個人到也可憐；不過爲了對于自己的事愼重起見，他一隻左手已經伸出去將那漢子的衣服一把揪住並且對他說：「送點東西！好麼？」

丁老總說了這一句，也不等那人有什麽表示，橫拖倒拽，拉起就走。

可是那漢子並不像丁老總所想的那樣忠厚老靠，他立刻把臉沉下來了：

「拉夫麽？」

這漢子忽然調皮起來了，這個事情到使得丁老總有點奇怪，但他還是很客氣地和他說：

「不算拉夫，公家的事，幫點忙送一站。」

「忙年忙月那有功夫？」那漢子臉望着天說。

「忙年忙月有功夫坐茶館？」

「有功夫坐茶館，沒有功夫挑脚！我們是種田人，不當脚夫！」

「只當這一回！」丁老總有點氣了。

「沒功夫！」

「沒功夫也去！」丁老總說。

「沒功夫！」

丁老總被這幾個沒功夫氣得臉上發青，他從來沒有和老百姓講過價錢的。他覺得這時候應該把點顏色給他看看，于是大聲吼道：

「你到底走不走？不要逗發老爺的皮氣；逗發老爺的皮氣賞你一頓打！」

那漢子也並沒有讓步的意思，還是倔强到底地說：

「沒有功夫！」

「總得叫你去的！——快走！」

「强迫麼？」

「强迫就强迫！你們是些賤種！」

那漢子聽見罵他是賤種，一下翻過身來一手抓了他的槍帶，一手抓了他的衣服，使勁地將他往後面一推，推得他倒退了幾步，一直抵在牆壁上；那漢子使勁地揪住他，他也使勁地揪住那漢子，大家都不動：他望着那漢子，那漢子也望着

他。

「怎麽！怎麽！黑了天！你也敢動麽？」丁老總說。

「你做什麽？誰是賤種？」那漢子也很固執地說。

這居然是一種對抗的形勢了，這眞把一個丁老總氣得利害，他大聲叫道：

「你是賤種：好好叫你走，你不走！我要叫你嘗嘗利害！」

那漢子不做聲，只是手裏扭得非常之緊。

丁老總心裏很費力地想：「我一定要把點顏色他看看：我一定要拿點顏色把他看看！」

七

茶館裏的人夥早就溜光了，只剩下他們兩個在那裏扭做一團，桌子打翻了，茶壺茶碗打爛了很多個，丁老總在許多老總們當中氣力是很大的，可是他今天並

不很行，這緣因一半是由於他跑了許多路，挨了一巴掌，早就損了銳氣，一半也是由於這漢子的氣力並不在他之下。

可是他也並不曾打算讓步，他還沒有放棄把這漢子捉去挑東西的計畫。不過那漢子也很固執，不像要遵照他的意見行事似的，所以這個局面弄得很僵，他們就只好那麼樣互揪着，誰也不放。

但是丁老總是來找人挑東西的，他有任務在身上，這樣長此揪下去，決不是個辦法，所以他只好先開口了：

「你走不走？」

那漢子不回答，一雙手揪得死緊。

「你放不放？」

那漢子仍舊不理他。

「看你怎麼？」他拚命地搖了一搖。

「你說怎麽？」那人也毫不示弱地反問。

丁老總說不出個辦法來，又不甘讓步。只好把聲音放大些：

「你說怎麽就怎麽！」

「你說怎麽就怎麽！」那漢子也說。

他們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聲音越來越大。這時那許多溜出去的人都溜轉來了，在外面門縫窗縫裏偷看，見了丁老總的那副神氣，覺得披老虎皮的也不過如此，自然而然地膽壯起來了，後來就一窩蜂地跑了進來，都圍住丁老總在一旁助威喊叫：

「我們把他捆起來！」

「把他吊起來！」

「揭他的皮！」

「用棒挑屎把他喫！」

「好！來動手！」

其中有一個腦殼尖削，身肢瘦弱，像一個黃鼠狼樣的人，他在人們的最後面，但是往人堆裏一鑽就鑽進去了，他當丁老總第一個出現在茶館門前的時候，他溜得最快，可是這時候他很逞英雄，一鑽進來就幫了那個漢子來扭丁老總手裏的鎗。

丁老總看他過來搶鎗，看準他肚皮上就是一脚，幸好他鑽溜得快，不會被這一脚結果性命；但是已經受了重傷，揑了小肚皮，連喊「喔么」，又像黃鼠狼一般連忙鑽出去了。

看見丁老總踢傷了人，旁邊的人又喊起來了：

「我們把他捆起來！」

「把他吊起來！」

「揭他的皮！」

「用棒挑屎把他喫！」

他們一面喊叫，一面以一種挑釁的態度向他這邊摩拳擦掌，揮手蹺脚；究竟因爲披有老虎皮在身上，一種習慣的勢力，替丁老總撐了不少的塲面，他們的拳脚都還不會着落在他的身上，就縮回去了，只是氣聲非常旺盛。後面的人使勁地向前面衝，但是在前面和他站在面對面的人反而不大上勁，並且把屁股往後面挨，似乎他們怕丁老總認得清楚了面相，將來還要來圖報復，而丁老總也裝得很鎭靜，毫不顯示自己慌張。也不做聲，只讓他們去叫嚷。

就這樣很有一會，丁老總看看局勢已經很有點兒嚴重了；這些憤怒的人，他們的面孔似乎對於他並無善意，他是孤立的，所以獨自在那裏盤算道：「再不開溜要出毛病」。

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見風轉舵，如果不見風轉舵，他們衝破最後一關，眞的動了手，那就什麼都完了。

但是他忽而又自言自語地說道：

「那我再到什麼地方去捉呢？」

他這時候的心情，眞是痛苦極了：放棄吧，不好；那担子是要人挑的。不放棄吧，更要不好：他們一齊動起手來，他如何抵擋得住。

最後他看見人越集越多聲音越叫越大了，他覺得只好自己讓步，趕快開溜。

他拿定了宗旨；右手挽牢自己的鎗桿，左手放下對方的衣領，伸到後面捏住刺刀，打算立刻開溜，不過他覺得自己嘴裏還不妨稍稍放硬一點，他對那漢子說：

「好！我看你不去！」

好像他還有很多狠氣不願意都拿出來似地，把那漢子捉住他的手往旁邊一摔，就打算走。

但是他這辦法並不得手，那漢子抓住他的那隻手並沒有擺脫，反而抓得更緊。

「怎麼？」

「你說怎麼？」

丁老總見那人翻眼點頭地說，他也不敢示弱，也照樣地做了而且照樣地說：

「你說怎麼！」

「你說怎麼就怎麼！」

「你說怎麼就怎麼！」丁老總也說。

他們好像兩個互鬥的公雞對峙似地，停了一會又那麼爭起來了。最後丁老總掙了一掙，說道：

「你當眞不放的？」

「我當眞不放！」

「你當眞不放！」

「我就這樣！」

「好！」

八

但是丁老總實在並沒有辦法，而且他也覺得今天的來勢很壞：他們這些人將他團團地圍住，會有個什麼花樣頑出來呢？他聽見過別人說，有些地方的老百姓把老總們捉去用斧頭劈。夾在木柴裏面用鋸子鋸。把磨子捆在脚上往深潭裏沉。挖一人多深的坑把人活埋進去，只讓一個頭露在外面，再灌水銀。他們會不會把他捆起來也照這些方法實行呢？他們也許要這樣做他的；把他捉在這裏不放是什麼意思呢：也許在挖坑，也許在找磨子，也許在尋斧頭和鋸子。……

丁老總這時候的心思非常雜亂；他一時想到這裏，又一時想到別處，他一時記起自己的挑子來了：那些担子應該早就出發了，不知道王老總對於他這個担子是如何處置。他一時又想到斧頭劈和鋸子鋸的滋味來：他覺得把磨子吊在脚上往

深潭裏沉的味道很不好受；但是活埋之後再灌水銀更要可怕。

丁老總本來是想拿點顏色把他們看看的。但是他想到這些器具將要和他的皮肉發生關係的時候，不覺毫毛直豎，心頭發抖，原來的那些英雄氣概都被這些念頭打消得乾乾淨淨了。到這里也只好權且低下頭來，大大地變更計劃；他覺得逃命要緊，至于在這些老百姓面前損失了自己的尊嚴，也顧不得了。這時候，他那昂起的頭也變得低了。露出一副喪氣得很的神氣，對那捉住他的漢子說了很多好話，他說他們當兵的人也有當兵的苦處，說他到他們貴處來打擾也是沒法。

但是那個漢子並不回答他。

于是他再向他們求道：

「放我走吧，我也不要你們幫忙，你也不要爲難我，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年歲饑荒纔出來當兵，當兵人也有好有壞。你們放了我，將來遇見了是一個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放了我吧。」

丁老總拉了半天的關係，他覺得這樣說話最爲得法，那漢子也在傾耳細聽，好像這樣的一些話他也很聽得入耳，但是猛不防從人堆裏鑽進一個人來，這人塊頭很大，用白布將腦殼紮了一道，好像受了傷的，他伸過一隻還有泥腥氣的手來，一把揪住丁老總的前胸，口裏說：

「嗨！你走，看你往那裏走？請你喫點水再走！——先賞你一拳頭！」

于是一個拳頭飛了過來，正撞上他的面部，立刻使得他天旋地轉，看不見人。

原來的那個漢子的手已經放了，新來的這一個動手就打，脚手很重，丁老總挨了那一下，已經很不願意再來第二下了，他預備他果然再來第二下的時候，他就打算溜在地上去，甯可裝死。

丁老總眼睛剛剛睜開可以看東西了，他忽然看見那個大拳頭又快飛上來，他是嘗了那東西的利害的，他嚇得幾乎站不穩。

「噯！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這還是叫你嘗嘗的！」

又是篷地一拳頭打在他臉上。

「噯！我——」

「你睜開眼睛看看：你認得我麽？」

他把眼睛睜開，但是他的眼睛一時還看不見東西。靠了柱頭站了一會，他的眼睛纔看清楚了，他仔細瞧了一瞧這前面的漢子，這人濃眉毛，大眼睛，大蒜頭鼻子，臉上有點麻子，這人就是睡在涼亭裏的那位。

「你認識我麽？」

「我認識！我認識！」

他忽然又看見這漢子的手要動了。

「噯！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我就有這點怪德行，不要我打，我偏要打！看你還來不來？」

「我再不來！我再不來！」

「我量你也不敢來！」

「噯，放了我吧，放了吧！」

「就放麼？沒有這便宜的買賣，今天要剝你的皮下來蒙鼓！」

于是旁邊的人也跟着喊起來了：

「來！剝他的皮！」

「割他的肉！」

「用捧挑屎把他喫！」

他再也站不住了，往地上一溜，耳朵裏全是聲音，眼睛前面全是拳頭。

九

他坐在地上的境況，究竟比站在那裏好多了，況且也再沒有那個拳頭來打他。他坐得很安穩：把頭靠在柱子上。把背脊也靠在柱子上。

他忽然注意到自己的鎗不見了，那枝鎗是怎樣不見了的呢？他一刻還記不起來，他只記得他站在那地方的時候還在肩膀上的；後來拳頭打在他的臉上，後來他的鼻子發酸。眼珠子痛得好像被人用鉗子夾住了。大約正在這當兒，他的一雙手只顧去護住自己的眼睛和鼻子，那枝鎗就落在別人手裏去了，在坐下來以前，他還不覺得，此時他纔注意到。

那打他的漢子已經跑去喫東西去了，沒有誰來揪住他，身體已經得到了自由，他很想逃走，要不是鎗不見了，這時候是他一定衝出包圍逃走。

圍住他的人已經稀薄了些，他伸長了頸子從人縫裏瞧出去，他看見後門那邊

站了一大堆人，在瞧他的鎗，他們把他的鎗機拉得「嘩啦嘩啦」地響，拉過鎗機之後，又扳撞針。

「我的鎗不要弄壞了！不要扳機子！」

他一面說一面動了一動自己的脚手，他打算站起來趁他們預防有疏失的時候就上去把鎗搶過來往外面衝，衝回去報告官長，不怕他們跑上了天。

但是他這種計劃又失敗了，他剛剛動了一下，他們就叫起來了：

「嗨，想跑麼？」

「老子我斧頭來砍斷你一條腿，看你跑不跑！」

「你再動，老子賞你一脚！」

那些人憤怒的情緒，就像浪頭樣一起一伏，去看鎗的時候，他們靜了一會，一聲叫喊，大家又興奮起來了；拳頭巴掌都擠了過來。自從他挨了大塊頭的拳頭之後，紙老虎戳穿了，大家都忘掉了那種害怕丘八的心理；在他們的眼裏，這個

坐在地上的，已經不是一個披了老虎皮的丘八，而是一個他們從自己瓜田菜地裏捉回的刺猬。他們可以隨便擺佈他：要他死或是讓他活。

丁老總四面望了一望，那些人都在摩拳擦掌地準備來對付他，並沒有一個同情他的面孔。他用目光到處尋找，他希望有一個人出來轉一個彎，放他回去；他忽然發見了一個老頭子坐在離他六七尺遠的地方，正在喫茶，他的鬍子已經是灰白色，四五寸長，編成一個小辮子墜在下巴上，那個乾癟的嘴巴有點向左歪斜。丁老總一見了他就覺得他是個救星。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求這個救星。

「噯，那個大爹！那個大爹！」

他撇開這些惡毒的視綫，只把自己的目光望着那個大爹，可是那個大爹只顧喫茶，好像他是由于年老昏瞶，聽不見他的話似的，他擺了一包酥糖在那桌子上，拈一點酥糖在口裏，然後再喫一口茶。

「噯，放了我吧！我也是——」

「你也是一個縮頭烏龜！今天要宰你！」有一個說。

「莫啦！莫啦！我也是！我——」

「剝你的皮下來蒙鼓！」

于是大家也附和叫喊：

「好！剝他的皮！剝他的皮！」

「莫啦！莫啦！那個大爹！那邊坐的那個大爹！你說句好話勸勸！你勸勸！」

但是那個大爹正堆了滿面愁容，坐在那裏想自己的兒子，他的兒子前兩天在秧田裏教老總們捉去挑担子，他親眼看見老總們用鞭子抽他。

所以丁老總這一喊，反而喊壞了：那老頭兒立起身，跑過來對準丁老總的臉就是一巴掌，罵道：「我造傷你個祖宗！」這一下也不算輕，直打得他歪頭歪腦地轉了一陣。

叫得這老頭兒來又多挨了一巴掌，怎麼六七十歲的老頭兒都還不退火性？這眞有點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只好再不喊「那個大爹」了。

聽見後門有脚步聲音，他抬起頭來望望，有一些人又走進來了，其中有兩個人是他很熟的：一個是滾潤的那個麻子。一個是最先捉住他不放的那個大塊頭。他們一個手裏拿了一根繩子，一個手裏拿了一條竹棒，丁老總一看見了就非常清楚這兩樣東西的用途。

那兩個漢子排開了衆人，站在丁老總的前面。

「站起來！」

他並不違抝。

另一個又命令似地說：

「把手揀在後面！」

丁老總也並不違拗，就把手揀在後面去，于是他們就把那繩子結結實實地捆牢了他的一雙手：那繩子，緊到他的骨頭也發痛。

「放鬆點，放鬆點，太爺們！」

「放鬆了你好跑？就這樣很好。」

那條繩收得更緊些。

「我不會跑的呀！」

「就是怕你跑了！」

他們要故意地把他捆痛，把那繩子收了又收，收到不能再緊了，然後纔住手。

已經弄得停妥了，那麻臉漢子把手裏的棍子一揚，向衆人喊道：

「我們走吧！」

那牽繩子的把繩子一帶，把丁老總牽了出去。

丁老總走在前面，牽繩子的走在後面，帶路的走在丁老總前面，頂後面男男女女地跟了一大堆，好像是押解犯人遊街的神氣。他的頭自然而然地捺下去了。他很想回過頭去看看後面，希望有人來解救他，但是每次他扭動一下，那麻臉漢子就把鞭子揚起來威嚇他。

山路十分難走，都是蜿蜒曲折的小徑，底下滿是三角尖六角尖的碎石子。他們就在這上面很艱苦地走着。

十

他們停下來之後，丁老總把頭抬起來，瞧瞧四週的人物風景：已經是山的後面，離開他們動身的那個茶館有兩里多的山路。這地方靠了山，是一片平地，還有一些竹林樹木。除了一座東倒西歪的關王廟之外，其餘只有幾間燒燬了的房屋；破瓦頹垣中間已經長了許多荒草荊棘之類的東西。這景況，

使人看見了，有十分荒涼敗破的感觸。

门老總心裏想：

「就在這地方麼？」

他這想法立刻是證實了：牽繩子的那一位，把他牽了過去，就拴在廟前面的一棵槐樹上。

看的人漸集漸多了，把他團團地圍在中間，好像看猴把戲一般；有些小孩子在圈子外面檢了石子向他身上投。

當他偶然把視綫在那些人的面孔上一瞥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個極熟的面孔在那裏活動。這是誰呢？他的記憶被過深的刺激切斷了，一時還聯繫不起來，他把自己的視綫緊跟着那個極熟的面孔追去，他們兩人的視綫碰在一道。他忽然記起來了：

原來那一個正是跑掉的那一位紅鼻子老鄉。他不能自己地喊道：

「那位紅鼻子老鄉，原來你在這裏啊！」

「是的呀，」丁老總！」那紅鼻子說。

「我就是去小便一個；一轉背！」

「一轉背我就跑了？」

「你害得我好苦！」

「很對你不起，」丁老總！」

「說句老實話，我對你是很好的；我叫你挑點東西，我沒有打你，也沒有駡過你。別的老總你是看見了的呀！——」

「我今天看見你，也不打你，也不駡你。」紅鼻子說。

「我待你眞不錯，就是你太對不住朋友！」

「要是我太對得住朋友就太對不住自己呀，」丁老總：我家裏有六七十歲的老娘。有四個孩子。他們都張開口等我掙錢喫飯。你前天抓我來的時候，只說道一

天就放我回去，我曉得你騙我的。對不住！我今天不溜就溜不成了。這裏是我姐夫哥家裏。這是我的姐夫哥！」

他把手指了那個痳子，接着說：

「我在家裏打魚賣，我不跑，我跟你送担子。等得你們放我回家，我一家人都會曉辮子！」

「你的話也有道理，就是我喫了虧！」

「那算不得一回事呀，丁老總，不要放在心上；總有一個人要喫虧的：不是你喫虧，就是我喫虧；我你都不喫虧，叫什麼人喫虧？——昨天該我倒楣，今天想不到輪到你！」

丁老總遇見這樣的個熟人，就好像落在水裏的人半天撈不到救手，而忽然碰見一件東西樣，他固執而又熱切地喊道：

「幫幫我！幫幫我！

「我到很想把繩子替你解下來。」那紅鼻子說。

「請你放我，請你叫他們把我的鎗也還把我。」

「我先替你把繩子解了它。」

「很好很好！請你就來呀！你是我的大恩人，再生父母！」

「就是怕你不願意。」

「我不願意就是狗雞巴戳的！」

「你聽我說。」

「我一定聽你的話！」

「我替你解繩子。」

「唔，大恩人！大恩人！」

「叫他們去關帝廟把胡大爹賣狗的鐵鉤子拿來！」

「大恩人！大恩人！你是我的救命王菩薩！」

「解了你的繩子，」

「大恩人！——」

「再把賣狗肉的鐵鈎子把你的肋條骨鈎起來掛在樹上！」

「那不可以！我不願意！你爲什麼要下這毒手？我同你往日沒有結仇，今天沒有結怨。」

「你要怎樣？」

「放了我讓我走吧！」

「這個要問他們，要求求他們。」

「求求他們，替我求求他們！」

那位紅鼻子老鄉被另外幾個人一推就走過來了，站在丁老總面前，丁老總心裏忽然又一亮，他以爲來搭救他的救星到了，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紅鼻子伸出巴掌，又開五個短棒棰似的指頭「皮拉」一巴掌打得丁老總顛了幾顛。

「他們叫我來打你！」

接着他又叉開那五個短棒棰似的指頭來了。

丁老總連忙藏躱。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我們老朋友！」

「我的巴掌和你不是老朋友！ 我造你活祖宗的，我叫你抓來了，這三天功夫，我家裏一屋老小在餓肚皮。還想我放了你？」

接着那巴掌又在出動了。

丁老總連忙把身體一縮就溜了下去，坐在地上。

十一

丁老總雖然當了多年的兵，但是他是一個好心人，他對待老百姓最好，殺人放火打起發的勾當他從來沒有做過，凡是一切當兵人所有的壞德行，他都沒

有。

今天他之所以跑來找人挑担子，不也是出于不得已麽？然而這些人們沒有一個諒解他的苦衷，沒有絲毫人類的憐憫與同情，從七十歲的老頭到十三歲的孩子，都是把他的痛苦當作一件最開心的事看。這些人也是人啦，這些人爲什麽要對他這樣呢？他眞不懂。

「你們總有個意思的呀！你們總有個意思的呀！我沒有做過壞事，我也沒有害過人，我也是沒有辦法，我把挑夫跑掉了，那一大担東西，你們替我想想吧，你們替我想想吧！」

他坐在那個潮濕的地上這樣叫了，他希望他們回答他：究竟他們之間有個什麽不可解的寃仇，他看看他們的面孔，他等候他們回答，可是他們依然圍住他都不講話。

「唉，我在我的家鄉也種過田，也是一個窮苦小百姓，和你們一樣。後來窮

得沒有辦法跑來當兵，我們一樣是窮苦人，你們不該這樣把我當仇人看待，我們都是窮苦人，放了我吧！鷺鷥不喫鷺鷥肉！」

他的音調是很淒慘的，但是那些人都像些木人一樣，沒有一個人受這話的感動，從他們的動作和眼光裏所表現出來的，仍舊是對于這丘八的敵視和唾棄，小孩子向他投石子。

「我們打戰的時候，對待一個敵人，一個捉到手的俘虜，總還留他一條命，他們肯投降，還是弟兄一般看待，大叔們，說句不該的話，就當我是一個俘虜投降，你們也要饒我一條命，用得着我，我替你們看牛，車水，用不到我，看我兄弟在外面缺衣少食，也要幫湊幾個盤纏。」

這時候的空氣是嚴肅的，他的話是這樣誠懇動聽，他希望有一個同情他的跑出來替他和緩空氣，他期待了一會，但是並沒有人跑出來替他和緩空氣，只有一個矮胖矮胖的漢子站在人後面喊道：

「不要聽他的話！不要受他的騙！兵油子！兵油子！」

接着那站在前面的長頸漢子就向衆人解釋了一番，說是從前有一個兵油子，也是同樣的情形被他騙脫了之後，他跑去帶了許多兵油子來，把村子燒光了，把人也殺了許多，而這個事情就是出在離他們這地方不到十里路的村子裏。

這話好像宣佈他的死刑似的。

于是那寂靜的空氣裏又有了衆人的喊聲：

「兵油子！兵油子！」

「不要放他！」

「活埋他！」

「斫下他的頭來做夜壺！」

丁老總連忙向天發誓，大聲分辯：

「憑天說話，我不是那樣的人，我不是不識好歹的人，放了我吧，放了我

吧！我對天賭咒！」

但是誰也不聽他的。

「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剝你的皮！」

「我犯了什麼罪？」

「你跑來幹什麼？」

「那是沒法呀，我的大爹。」

「我們也是沒法呀，我的兵油子。」

那麻臉漢跑過來學他的口氣而且往下說道：

「大家公公道道的事情：你的運氣好，你把我們捉去該我們倒楣，我們的運氣好，把你捉住了該你背時。想放了你，這事情做不到。把你關起來又沒有飯把你喫。今天要結果你！這只怪你的運氣不到家；要怪我麻子，說是我麻子拉了

你這條命債也行。」

丁老總聽了他這幾句話，想再說幾句什麼，可是再也提不起氣來，他曉得今天無論如何不免一死，一種碩大無邊的恐怖包圍了他；他彷彿被一個可怕的怪物抓住了，撕燬了，什麼都完了，可是他又有感覺，他忽然對于自己的所有留戀起來了，那是一種不願放棄一切而又不得不放棄一切的悲哀。

他哭了。

那第一個發覺他哭的人趕忙跑攏來向他的面孔瞧了一會，對衆人叫道：

「看啦，這個人哭了。」

「他也會哭麼？」

「怎麼不會哭呢？」

「他是假哭。」

「有眼淚怎麼是假哭？」

于是又有幾個人跑上來瞧他的面孔。

「眞哭，眞哭，有眼淚。」

並且有一個人伸了一個指頭去接了一點眼淚水給衆人看。

「老油子：假哭有眞眼淚。」

「他想我們放他。」

「我們不要中了他的計。」

「宰下他的頭來做夜壺！」

大家都往前面擠，都要看丁老總怎樣假哭，那麻臉漢子連忙排開衆人叫道：

「不要擠，不要擠，站退些，我牽把你們看！」

回過頭又對丁老總說：

「你哭就放你麼？偏不放你！老子就有這點怪德行！」

十二

丁老總的哭不到一分鐘的光景便停止了，似乎他已經知道哭不能產生辦法，他現在需要集中腦力對當前的事件加以思索。

正和這些圍住他的人們一樣，他原也是他們這中間的一個，在他和他們中間的喜怒哀樂，是應該有着相同的分子存在的，然而目前他們之間有了顯然界限：他是失敗的，他們是成功的；他最難堪的是他的痛苦做成他們的歡快。他們之間爲什麼要有這樣的差別呢？這必定有了錯誤，而這錯誤，難道就是屬于丁老總麼？

在從前種田的時候，爲了要養活自己的老娘，他老老實實地做他的老百姓，這一點是不錯的。

到後來老娘死了，種田沒有飯喫，他就跑出來當兵，圖一個肚皮飽，這也是

不錯的。

當了兵官長叫他去押行李，他便去押行李，這也是不錯的。押行李挑夫跑掉了，那一担東西沒有方法挑得動，他想找一個人去挑担子，這也是不錯的。

然而這些人不獨不同情他的苦衷，反而將他捉起來一頓毒打，而且連命也不留他一條，難道這也是不錯的麼？

丁老總在鄉間是一個耕田的農夫，到軍隊裏他是一個拿鎗的兵士，這個世界上有了他也不多一個，沒有他決不少一個，隨時臨到他身上來的凌辱，他用搖頭和苦笑忍受着，隨時臨到他身上來的拳頭，他用有幾分滑稽的姿態來承受着。他的一生，眞是無往而不失敗的，他從來不憤怒，而他今天却憤怒極了。

他看看這週圍的人們：有跑掉了的紅鼻子老鄉，有捉住他不放的大塊頭，有滾潤的麻臉，有被他踢過的尖頭黃鼠狼樣的漢子，有不退火性的老頭兒，有咒罵

他的堂客們，有向他擲石子的小孩子，他們也和他一個樣，都是人類當中的不幸者，然而他們對他沒有一點同情。他好像一個孤獨者，置身于荒原裏喫人的野獸之羣一樣，哀號哭泣，呼天搶地都沒有用處，都沒有一點反響；他僅只有睜開眼睛望着他們。他不說話，他祇是在心裏想道：

「這是怎麼樣的個世界呀！」

圍着他的這些人們已經商量好了，而且佈置好了，他們挑來一床破絮，提了一桶洋油，放在廟門口。他們預備將他火葬。那紅鼻子老鄉首先就來通知他：

「喂，丁老總，恭喜你早些升天；他們拿洋油來要活燒死你！」

每一個字都像針樣刺進他的靈魂深處，他知道這說話的是在戲弄他，並沒有好意，他不理，他知道理也沒有用。他心想：「燒死就燒死吧！」

那紅鼻子見他不理，又說道：

「他們要燒死你，東西都辦好了：一桶洋油，一床棉絮，把你用棉絮一捲，

洋油往身上一淋，擦一根火柴，叫你早些升天！」

爲了要給這種殘酷的戲弄以一種不屈服的回答，丁老總斬金截鐵地說道：

「死就死，不在乎。」

不到一分鐘功夫，他已經被捲進那棉絮裏，只有頭還留在外面，還能呼吸，還能看見他們的動作；他們將他用繩子纏了好幾道，地上鋪的稻草，把他放在稻草上，然後有人提了那桶洋油往他身上淋。

跑來動手的只有四五個人，他們不做聲，都很冷靜；站在一邊的那些人却很興奮，對于用這個方法收拾丁老總，彷彿使他們很滿意，他們很起勁地跳躍叫喊。

「燒死他！」

「燒死這個兵油子！」

「捆緊些！」

「多捆兩道！」

「洋油往頭上淋！」

其中有一個人跑來撥一撥他的面孔。

「兵油子，你也有這樣的一天呀！」

他不響，只是望了這人一眼，自言自語地說道：

「我完了，我完了！」

這時候他也非常冷靜，好像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一樣，他睜開眼睛看他們擺佈。他已經下了一個最後的大決心：不管怎樣，決不叫喊。

一個人拿了火把跑過來了，那個火把漸漸近了他，伸到他躺的地方來，一觸到他身上的時候，只聽見「轟隆」一聲，火山爆發了似的；一陣油烟往天上冲去，在他最後的一瞥裏，他看見無數的金光火蛇，赤龍怪獸，海嘯一樣的聲音在他身邊怒吼，大洋一樣深的烟幕罩住了他，一會什麼都看不見了，剩下的只是紅

鐵炙心一樣的痛，氣悶，閉塞，全部都往裏面收縮，而且逼得死緊，他想換一口氣，他要喊一聲，但是用盡所有的氣力把自己的舌頭咬破了。

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

方友松剛剛從自己教課的那個學校裏出來，在一個停車場附近看見從前入伍時候長在一道的一位，就是那個面龐瘦削鼻孔很大的一位，他們從前喊他老劉；從前是好朋友；但今天好像完全不認識了樣：方友松在停車場向他招呼，他也沒有理。只是跟在後面上了車，就坐在對面。

這姓劉的他身上是一套黃斜紋布制服，袴子的顏色比較得淡，一頂黃輭胎軍帽略略大些，他就和頭和腦套進那個軍帽裏。絲光裏腿在小腿上纏得綳緊，剪刀拗的花紋排列得非常勻正。他正在和車窗外他的一位朋友談話，臨別敬禮，頭和手格外靈活：手舉到相當的地方，就將頭低下，讓帽簷迎接手指。

他的制服做得很合身，洗燙得平貼乾淨，風紀扣子紐得很緊，軍紀扣子上的

洋漆放亮，脚上是一雙白色籃球鞋；坐在那兒，小肚向後吸，胸脯挺出。那種姿式很有點軍人自負不凡的氣概。

他有一個同伴，身着便服，坐在他右手。他們剛去辦了一件公事，此刻正是回去銷差。

他常常看在方友松這邊，目光炯炯，非常注意那個放講義的皮包，視綫就在這個皮包上游來游去。

方友松預備再和他招呼。

他忽然把口張開了又合攏，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將頭擺動了兩下，一個噴嚏沒有打成功，連忙用手揉揉鼻子，接着同他的同伴開始談話，談到得意的地方，他就揚起頭來打幾聲哈哈，大約是談什麼女人；不過他的視線却老是不離開那個皮包。

方友松等了好一會，等得他抬起頭來，就趕忙向他點點頭叫道：

「老劉，喂！」

他看了一眼，並不理這人的招呼，只是扭過頭去大聲對他那同件說：

「老楊不曉得怎麼那好運氣！」

「老楊自然是好，他的薪水——」那一位說。

「薪水算什麼，他就發大財！我，入媽直窮得卵子打得梆響！」

他向這邊偷瞧了一眼，又說道：

「入媽別個人運氣總好些！」

「那種造孽錢！」那位又說。

「你這種人有個卵用！我估死你：你將來會窮得臭！咳！好容易：，咳！咳姆！」

他咳嗽了兩聲，吐了一包口水，那口水是從牙齒縫裏擠出來的。

車子轉了一個彎，馬路寬了，車也駛得快，他說了話把嗓子壓得很低，聽不

清楚。只看見他一面說一面用臂肘拐他那同伴。

過了一會，他又在看他的那個破皮包。

方友松這時候心裏很不高興他這個態度，將皮包放在自己坐位後面去了。

車到了終點，他一下車就跑到前面車站裏去。但是那姓劉的一直跟在後面，也停在候車的地方。

他沒有打算和他再攀談；看見他站攏了就跑開了些。

但是那位姓劉的，見了他跑開了些便又站攏來了：

他深怕和這位老朋友分開了樣，站在跟前來，彷彿一位登了台的魔術家一般，用兩個指頭從自己荷包裏扯出一塊很大的印花手帕來，鋪開頂在小指頭上挖鼻孔。

爲了貫澈原來的主張，方友松又跑了一二十步。

可是他又跟上來了。

這回：——他用眼睛瞟在這邊，將他的同伴喊了去，簡了耳朵講了幾句。最後，他用手把那個同伴的肩膀輕輕地拍了幾下，隨手一推，那人便站在方友松右手來了。他本人還是站在左面離開五六步的光景，豎起後腦袋，硬着頸額，那神氣很像一個鴨子受了驚伸長了頸在聽什麼，而突然給一個手揑住了樣。

這種形勢使方友松感到威脅；他把皮包一夾，打算離開他們。他看清楚了這邊的打算，立刻橫身騷動不安。咳嗽了兩聲，向那位便衣朋友做一個暗號；那朋友還沒有動手，他發急了：擠眉㨪眼，揮手蹬足，好像有電火觸在他身上。

後來便衣朋友照他的意思，跑過來拿了那個皮包去翻。可是他自己並沒有過來動手，只是以一種監督的態度瞧着這邊活動，眼中透亮，整個的精神都放在皮包上面，那神氣就好像饑餓異常的狼見了一隻火腿，又好像他正在憎怪自己的目力為什麼不能彀轉彎抹角地鑽進皮包裏瞧一個淸楚樣。發覺了有人在看他，他就

連忙伸了指頭到馬褲荷包裏去，牽出那塊印花手帕來挖鼻孔。

這皮包裏只有幾份講義和兩本參考書，翻不出什麼來，這個叫他很失望。

「咳！——咳姆！」

他又咳了一聲，好像等得很不耐煩。過一會，突然他好像給人一悶棍打來了似地，大叫一聲道：

「這半天！——弄出點什麼明堂？」

那一位只顧翻，沒有作答。

他有點發氣，再喊道：

「咗！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你怎麼不做聲！」

這位便衣朋友拿了一張英文講義，似乎認識英文不多，在那兒半瞧半猜地弄不清楚。

他終於忍不住再把自己裝在悶葫蘆裏；他把原來的面孔收藏起來，裝上一

副，「莊正不阿」的神色。這種神色，很能表現一種「公事公辦」的精神。並且爲了喚起別人對於他這種態度的注意，連走路的步子也帶點那個味道。他一面走了來，一面氣憤憤地說道：

「你！這一點事！你有個卵用！你，晐姆！」

方友松看見他站在自己前面，不知道怎樣，又想到去和他招呼。他喊道：

「喂！老劉——」

那個臉色一變：好像潑了猪血。但立卽他把臉一沉很嚴厲地吼道：

「咊！什麼老劉老伍，各人自己要知架！」

然後他恢復了固有的鎭靜，躬曲着腰背去看那張英文講義，沒有別人的存在一般；同時，他又變把戲似地拿出那塊印花手帕來，頂在小指頭上挖了一個鼻孔。

他看過那張英文講義，把它放在一旁；又把攤在地上的那本英文書拿起翻了

一會，又把它擲在地上；又去拾起那躺在地上的空皮包，研究它的構造似的瞧了一回外表，又將他放下，過一會，他又去拾起來，拉開那空皮包的肚子，把頭鑽進去窺探了一陣，但是仍舊沒有結果。於是他把這些都攏在一邊，用脚一踢，使出一種「要就不做」的精神來，用一種屬於軍人特有的沉着，表示自己毫不媽虎：他偏着頭向這位老朋友下半身瞧了一番，又向他上半身釘了一眼，然後用一種不滿意那同伴的態度，用一種砂啞的喉嚨對那位大聲罵道：

「咳！你這個人有個雞巴用處！」

他說了這話，就馬上跳過來一把將方友松抓住，搜他的身上。後來在身上沒有搜到什麼東西。他很沒勁似地，就將他放了。

方友松本來想再不要去睬他的，但是這時候不知道有什麼鬼，忽然又叫道：

「喂，老劉！我就是——」

他剛把話講出來的當兒，那位老劉就連忙掉過身去，提了一提袴子，預備拔

腿開溜。但方友松已經一把捉住他的手腕，而且對待一個孾子一般大聲叫道：

「喂，老劉，你當眞不記得我？我就是老方！」

被捉住了，他先還想掙脫，後來他曉得掙不脫，就向着這位老朋友，眼睛直霎，眉頭直皺，就好像電影演員在練習表情。過了一會，不知道怎麼被他想出來的：他突然換了一副神氣，將另一隻手伸了出來，一把揑住他的手，連搖幾搖，好像一個自己正在尋找的朋友在街的轉角突然碰見了樣。他大聲說道：

「哎耶！是你呵！……眞想不到在這裏碰見你！……久違！久違！……你好？住什麼地方？……眞遇得巧極了，七年不見。……咳！……我現在情形和以前差不多。老是那樣：餓不死，脹不死。簡直沒有什麼發展。……我們此刻還有點公事，吃公家飯就這樣。……咳！公事，有空請我那裏去頑。……今天天氣到很好，就是有點熱。我們就要去辦點事，公家的事……已經不早了，……有空去我那裏頑，眞遇得巧極了！我們二天再見！……二天見！咳！」

他又搜出那塊印花手帕來了，方友松望着他，心裏想：「他又要挖鼻孔了，他又要挖鼻孔了！」可是他這回沒有用來挖鼻孔，只是窩做一團，捏在手上。他鼻準頭和額角上略略有些汗珠，汗珠放光；右手緊捏住這一位的手，手心發熱。這個時候，方友松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講，而他，也沒有給他一個講話的機會，他一說完了自己的話就握手作別，說聲「再見」，好像有一件迫不急待的事情在等他似地，穿到對過去了。

二十二年三月十日

王

家

王家

——女人以外的一個女人——

一 發現了王家

司令部駐紮在涼亭水港。特務營第三連也駐紮在涼亭水港。第三連首先發現這地方有一位王家的是王班長。

這一天，王班長的疔瘡痛得很兇；到值星官那裏去請了假，說是到野戰病院裏去看病。疔瘡痛，那是確實；不過一天到晚躺在地鋪上的人，也是悶得心慌；想出來找找看有什麼好解悶的地方解解悶，這也是主要的目的。所以他看過病，一出野戰病院的門，就打算滿橫街狹巷裏去鑽它一趟。

剛好他出門不到幾步就撞見了野戰病院的伙伕頭，這位伙伕頭，是王班長的好朋友。他一把就將這位伙伕頭的臂膀捉住。

「咊！你忙些什麼？」

伙伕頭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滴淸鼻涕的呵欠，搖搖歪頂着軍帽的腦袋，表示自己並不忙些什麼，並且隨意地問道：

「你呢？」

「我打算回連。」

「你請了假的吵？」

「請了假的。」

「請了假的慌什麼卵！來，我引你到你家門那裏去頑頑。」

王班長點點頭，跟了走。他知道：這位老朋友的門路多，跟他跑，總有點什麼的。

跑了一佘跑到一家門口，他們鑽了進去。一進了門伙伕頭就大聲地喊：

「王家，快出來接客啦！你有個家門來看你。」

被叫做王家的是一個女人，她正在天井裏，跪在矮櫈上，豎起屁股在漿衣裳。聽見有人叫，馬上就放了盆裏的衣裳，站起來，牽起自己衣服的大襟角，擦擦手連忙回答：

「喲！來了客啦！」

「你快拿東西出來待客啦！」

火頭軍一面嚷，一面將王家兜腰抱起來，送到王班長前面。

王班長這纔看得仔細：

三十開外的年紀，面孔黑黑的，可是王班長覺得那是黑裏透俏，所以並不覺得難看。胸挺。腰粗。屁股既肥又翹。鼻樑下塌，鼻孔朝外；下面一個吹火筒嘴，口角下垂。就相貌上看，這些地方都也很普通，只有兩道眉毛當中，綴有一

個二龍戲珠的黑痣，甚是出色。

他們都坐定了。

這時候，王班長先開口問道：

「王家，你是娘家姓王，還是婆家姓王？」

「我娘家姓王。」王家回答。

「原來我們是自家人，是本家。」

王家連忙接下去說：

「喲，沾你的光！這樣說起來，我們當眞是一家門了。」

王家每說一句話，就要盯王班長一眼，好像她對於王班長是一見傾心似的。王班長却做出毫不在意的樣子，同她答話；一面去牽了王家的手，說是要替她看個手相。

「我來替你看個手相。」

王家先謙遜了一會，但並沒有堅持多少時候，就將手送了過去。

王班長像一位星相家似地替王家看了看手相，接着又問她：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王家？」

「你看呢？我也記不清楚。」王家說。

王班長就一本正經地在王家面孔上瞧了好一些時，搖搖頭說：

「我看不出。」

「這些。」王家又做了一個手勢，「你猜猜看。」

可是仍舊猜得不對。

「你猜不出就告訴你，」王家說，「我年紀說小也不算小，說大也不算大，你把我接回去，油湯油水地調起來，還要生好幾胎。」

「那到底多大年紀呢？」

「明年這個時候就是三十歲。」

王家這樣回答，一下子就瞞掉了五六歲的光景。

這時候，王班長對於王家這個人非常感到興趣，坐攏了一些，又連忙問：

「你這生意做了多少年了，王家？」

王家將眼珠子向右上方一斜，掐指一算，說道：

「差不多五六年了。」

火頭君這久沒有講話，非常難過，聽了王家的話，他馬上插進來說：

「一五得五，五六得三十；咳，差不多用了三十年的舊行頭，我要來摸摸看，看打了補釘沒有」。

火頭君一邊說，一邊就將自己的手伸了過去，七撈八摸的。這時候，只聽得「扒」地一聲，一巴掌落在火頭君的右臉上，火頭君這纔收回了手，摸摸臉說道：

「辣虎虎地眞有味！王家，再到這邊來一個。」

等到他頭偏過來的時候，又是「扒」地一巴掌貼上他的左臉。

「有味吧？還要不要？」王家問。

火頭君不做聲。大約是再不要。

王班長看得怔住了，好一會纔說道：

「王家，你眞兇，你活像一個母老虎！」

「我麼，王班長，你不曉得，像他這樣開皮掛臉的東西，要這樣打發。」

火頭君聽了這話，也並不生氣，獨自跑到桌子前面去，拿了那把瓦茶壺，將壺嘴一下就戳進自己的嘴裏，面朝天，嘴裏咕嘍咕嘍地喫茶，王家就將身體挨近了王班長，敍述她那顛連的身世。

二　從對話裏得來的身世

王家說：

「咿！像我這樣的人，一生都是安排好了的！命裏生得苦：那裏過得半天快活日子！我九歲就死了娘。十六歲死了老子。我的老子在的時候，喜歡喫酒，賭錢。喫醉了酒常常要發酒瘋。……賭錢賭輸了，總是拿我的娘合我來出氣！要不要，就是一頓打；要不要，就是拳頭上了身。他運氣又壞，賭起錢來又老是輸。……有一次輸了錢，輸得不得結，後來聽了別人的話，來逼我的娘出嫁。天天逼。……後來硬逼得上吊。娘死了，他還是一樣喫酒賭錢，在外面總不大落屋。後來他也叫人家逼債逼得吞烟死了。他死了，我更是無依無靠！

「十八歲我嫁到姓余的家裏來。他也是上無父母下無兄弟；靠擺渡船過日子。他也是歡喜賭博。一個人賭博有什麼好的：十天倒有九天住在外面。後來有一些時，說是要打仗，鎮上過兵，天天拉差，不曉得怎樣就把他拉去了！以後好多時沒有個音信。……我等了兩年多。眼睛也不知哭腫了多少次。後來他算是逃回了。阿彌陀佛……我眞是謝天謝地！他逃回來，我打算和他一心一意過日子。

那曉得他得了病，他成了殘疾。在軍隊裏日晒夜露，天天捱皮鞭子；飽一頓，餓一頓地，還再做事。那也難怪！後來就那樣得了一個水膨氣脹的病；回家來又沒有錢診，就是天天睡在床上，喫又喫得，做又做不得，死不死活不活，就那樣拖了一年多，他就死了。

「他死了，好容易抬出去！什麼都當盡賣光，就只留下了這樣的一間破屋，還欠下一百多吊錢的債。」

「一個人無依無靠，怎麼過活？我眞傷心！天天哭！把一對眼睛哭得有個茶杯那大。後來曉得哭也沒有用處，就掙起來做點生活：自己種一點菜。喂幾口猪。替人家洗點衣服。——嗳！女人家，眞是跳起脚也難痾三尺高的尿！活下去也難；死又不得一口氣斷。日子多似狗毛。——不差人的也罷了。……勤巴苦做又有什麼用場？欠的債總打不開；三分息錢，越滾越多，連本帶利是幾百吊。致我有什麼辦法！後來，後來——」

王班長插進來說道：

「後來你就做這個買賣來還賬？」

「不，」王家立刻搖搖頭，說道：「後來他們要我還錢，還不出錢，就要把我插起標來出賣。」

「當眞要把你插標出賣？」王班長連忙問了這一句，接着又說道：「咳！那眞是無法無天！後來呢？」

「後來有一個警察署裏的巡長，他出頭嚇退了他們，他替我還了那一筆賬。」

「後來呢？」

「後來他要我嫁他。後來他找人出來說媒，我就嫁了他。他白天裏出去做公事，夜裏就住到我家裏來。」

「啊！」王班長很帶點妒忌的意味說，「原來他就不懷好意！——後來呢？」

「後來還不就是那樣：初打初的時候，我很不慣，我心裏老是怕對不住死鬼，一天到晚都沒有一句話好說，後來日子過長遠了就好起來了。我們恩愛得很。」

「現在你們就不恩愛了？這個人呢？」

「他死了。」

王班長聽了他的話，皺皺眉頭，搖搖腦袋，說道：

「又死了，你眞是一個白虎星下界，王家！」

「派他到西方去捉土匪，我就說，『那是去不得的呀！』他不信，他要去捉土匪報功，後來好，教土匪捉去活燒死了！連屍首也沒有一個！」

「後來你就不想嫁人了？」

「嫁人？那個要？人家都怕我的剋星重。」

「那到是眞的，王家。」王班長毫不忌諱地說。

「噯！——」王家嘆了一口氣。

過了一會王班長又問道：

「後來你就做這個事了？」

「我也替人家洗衣服，我也種點地。我也賣！我現在怕什麼？我又不要什麼皇恩旌表！」

「王家，你的話不錯！」

「噯！有什麼錯不錯呢？我就只有這樣。」

王家說過這話之後，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他們的話說得格外投機，各人都像遇了知己樣，有好半天，在訴說各人的苦楚。

因爲天氣悶熱，他們把蓆子鋪在地上；王家一屁股坐在蓆子當中，以一種怨嘆的調子連連地訴道：

「唉！有什麼法！我只有自家掙錢喫飯。我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呀，王班長！」

王班長安慰她道：

「不要把那放在心上，王家。怕什麼？我們只要有餉發，難道把錢帶到閻王殿上去交賬？我們人多，我們大家來養活你。明天我去對他們說，對他們說！——」

不曉得王家在知己前面的感激，還是由於感傷。她滴了許多眼淚。她一面用手擦眼淚，一面訴道：

「唉！你怕我眞是那樣不三不四的人？有什麼辦法？我是靠山山崩！——我要活命！我是爲了活命！」

她說這話，那到是實眞不假的：一個人，無非是爲了活命吧。王家之不得不賣，也正如同一個大學教授不得不賣粉條，是一個樣的道路。

三　顧客一般

王班長將發見了王家的消息帶到連上來了，老總們得到這個消息，都在那裏打算，打算着如何可以去見王家，如何可以在値星官那裏請得動假。

爲了要請假，所以有的老總就裝病，睡在地鋪上哼。哼得最像有病的只有何老總和李老總，因此他們請假有效。

二位老總將出外證掛在胸前，搖搖擺擺從連上走了出去。翻過土坡，跨上青石板路，向街上走去：轉彎。抹角。拐拗。一口氣走了幾條街，東張西望，但是沒有看見王家。

在街上，也有一些女人，有粉的香，有肉的誘惑，可是她們只看一眼就毫不經意地馳過了；馳過了，也沒有留戀。他們都淸楚：這些，「與我無緣」。他們這時候要發見的就是王家。

這時候的王家正穩坐在騎門條櫈上曬太陽：條櫈很窄，她坐下去，將整個的重心放在大腿上，讓兩隻脚吊在條櫈的前面。讓屁股高懸在條櫈的後面。手支撑住條櫈的兩端。頭頸微縮，兩肩高聳。她正在盤算昨天王班長和他說過的種種：

「……唉！……王家，……你眞好！……你不要怕！……我今天回連去告訴他們，……我叫他們來，我們都有錢。……唉！……王家，……我們大家養活你，……我們不能學官長樣一個人霸一個。我們大家打伙共一個。……唉！……王家，……你眞好！……唉！……天氣眞熱！……」

王家想到這裏笑了笑，覺得男人都是些貪饞相。旣而她又想道：

「饞相也好，我好捉住他們討幾個錢。」

其實王家自己也就有一個貪饞的時候，討幾個錢的想法，那是死了丈夫以後纔有的。他總沒有忘記她自己的丈夫還在的時候，自己也很有些饞相。

然而現在，王家對於這些事看得很淡了：要她來，她也不拒絕，只要你有

錢。不來，也決不需要，只要生活得下去。她現在，正如像很多人所說的「肉甑條」。如果一個人，花了很多的熱情在她身上，想從她身上叫起熱情的反應，那是會使你失望的。她今天之所以來在門前曬太陽，而不到街上去補襪子的原故，也無非是想做一筆好一點的生意。這個生意，她算了的，那比補襪子的進賬要大得多。

王家坐在條櫈上，望望太陽，太陽似乎着了一層微薄的紅色，快要爬上對面的屋脊了。她再望望街頭，街頭行人擁擠。她想了一些不要緊的事情，打了一個呵欠。

「唔………」

她伸了一個懶腰。

那意思似乎等得有點不耐煩。

但她忽而想道：

「我自己太不好，我要留心過往的行人。」

她於是一本正經地立了起來，整了一下衣襟，換了一個坐的姿態，一心不二用地在打量街頭的人物，看有無王班長其人，或者是和王班長抱同一態度的人物。

她耐心地看了好一會。

可是沒有。

過了一會，她老遠地看見了一頂軍帽在人頭裏浮動，一出一沒地，漸漸近了些。她先以為來的是王班長，但是還沒有走到她跟前，便轉了彎，到正街上去了。

她又等。

這一次她又看見兩頂軍帽在人頭裏浮過來了，漸漸走近了些。又漸漸走近了些。沒有轉到正街上去。

她心裏想道：

「來了的，這一回眞是來了的。」

但是王家想錯了：來的是三營的採辦，他們鑽進斜對過麵店裏去了。

王家大失所望，嘆了一口氣。但也並不算十分灰心，因爲她要是十分灰心的時候，她就不再等了，她就應該提了籃子上街去尋生活。

她依舊耐心地等。

王家這回又看見兩頂軍帽了，這兩個倒有點像在找王家的：她老遠就看出他們手上沒有拿什麼，而且將頸子伸長了，到處亂瞧。

兩位老總走近了些。

王家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回該不會假。」

她看見這兩位老總當胸懸掛出外證，七望八瞧地走過去了。

又不是的。

王家這一回失望得有一點胃火：沒有人來找她，算不了什麽；就擱了她一上午的時間，這損失，就太大了。她心裏想：「還不如出去找點衣服補靠得住。」

但是王家這回又想錯了；因爲這兩位老總確是新來的顧客。他們走過去，又七望八瞧地跑回來了。而且立在王家門前，仔細地瞧她家的門面。好像在研究她們前有沒有招牌似的。

王家心想：「不會再錯了。」

可是王家早有打算，雖然她很歡喜，可是她絲毫不爲她自己的歡喜所動。她裝做滿不在意地看別處。那兩位老總立在王家前面，向王家打量了一眼，問道：

「這裏姓不姓王？」

王家吞了一包涎水，將身體往下一沉，頭略低，腰身扭了兩扭，把眼球向上一拎，回答道：

「姓王怎樣？不姓王又怎樣？」

「我找姓王的。」

「你說什麼哪？」王家故意地裝做聽不淸楚，將頭微微他側過來，讓耳朶對着說話的人。

那位老總再說道：

「我們找姓王的。」

「我們問問你，」另外一位老總接着說，「王家是不是就住在這裏？」

王家用一隻眼睛隨意向他們盯了一眼，隨即突然立起來說：

「我就是王家，你找她怎地？」

這樣一來，兩位老總都怔住了，回不出話。

王家這纔滿意地笑了笑，將二位老總領了進去。

以後，來王家這裏的老總很多。

四 一個慳吝人

王家的顧客雖然很多，但是最有趣味的人物，却只有兩三個；其中頂頂出色的那要算何老總。

他的風格很像一個活捉三郎裏的張三。又像一個木人頭戲裏的木人頭。說話的時候，聲音很怪；慢拖拖地，半天一個字。他的頭很像一個烏龜頭，但是一對眼睛並不像一對烏龜眼睛，頸子瘦長，喉嚨上有一個東西突出。兩個耳朵像兩片棗樹葉子。

這個人，說話做事非常有趣；大家都不討厭他，只有王家一人，覺得這位何老總十分惹厭。

至於王家討厭他的原因，完全不是爲了這人的相貌醜陋，人品惡劣，而是因爲他生性慳吝，一個銅板也不放鬆。而王家的性格，則喜歡一個男人有錢，爽

氣。

因爲他們兩個人的性格不同，所以兩人之間，常有爭執。

有一次，王家爲了生意興隆，她就抬高價碼：

闢門，原是兩百錢的，

她漲到兩百五，

喫杯茶，原來兩個鈔的，

她漲到四個。

而另外規定了名目：是五個銅鈔換，十個銅鈔看。

王家之所以如此地巧立名目，這事情，大多數的老總也都看得出來！那也不過是忙不過來，用以限制的意思；那着眼點，原不是由於她故意苛索，使老總們爲難。所以大多數的老總們，對於王家的意見，很能諒解。

但是何老總因爲生性慳吝；他表示反對：他是最歡喜動手動腳揩油乾摸的一

個，現在白手揩油的事情也不成功，他那肯甘心。所以他說：

「我不贊成！」

第一次說，王家就沒有睬。

第二次他又鄭重其事地對王家說：

「王家，你的辦法，我不贊成。」

「你不贊成？」王家這回有了氣，跑去逼在他跟前問道，「再說一個看！」

「我，我！——」

「你？你？你替我滾蛋！你！」

王家毫不顧惜地說。

但是何老總並不會滾蛋，而且以後還是照常來走動。這是第一次爭端，讓步的是何老總。

然而第二次吃虧的却是王家了。

王家自從加價以後，別的老總並無問題，獨有何老總一個，不爲她節省時間，化上五六個銅鈔，有時甚至於二十分鐘不肯縮手。於是她對於何老總在時間上劃出標準來；卽是，過了一鍾茶的時間，便要加價。

有一次，何老總摸了很久。王家最討厭人家不節省她的時間的，他很不耐煩地說：

「快點！時候到了。」

但是何老總並不放手，搖搖頭，表示時候還沒有到。

「時候過了，」王家說，「一鍾熱茶的時候早就過了。要加錢！」

何老總不做聲，他還不放手。

「一定要加錢！」王家很堅定地說。

看見王家眞要他加錢，何老總這纔慢拖拖地回答道：

「我要多加一個銅鈔，我就是烏龜。」

「加不加？」王家問。

「時候還沒有到。我不能壞規矩。我們在茶館裏喫完一鍾熱茶，要半點鐘的時候。」

「加不加？」

王家這回從頭上拔下耳挖子來做武器。

何老總原是一副不甚要緊的神氣，此刻看見有東西刺過來了，由不得自己慳吝，他只好變做很爽氣地說道：

「加就加！五個銅鈔算屌事！」

何老總答應加了之後，就一直很久的時候不會縮手。

後來，他對王家說：

「我要放手了。」

於是他站一個騎馬擋的姿式，將手緊緊地揑做一把，口中念念有詞地唱道：

「天佛靈，地佛靈，奉請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吠！」

他一面唸，一面就像在畫符樣，把手繞圈子。念到「吠」字，他就把自己的脚猛力一頓，就像道士唱到煞尾的時候，拍令牌樣；同時，將捉住的那隻手，順勢使力向外一拉。

「加就加！」

他像報了一個深仇宿怨似的。

王家被她這一拉，拉得火星直冒，跳過來，照他臉上就是一耳光，駡道：

「你這遭天殺的！」

何老總毫不反抗，只是將手上看了看，說了一聲「豁毛」，就毫不在意地丢掉。

五　結賬

王家新近製了一個賬簿；那賬簿有五寸長，八寸寬，藍布面子，非常美觀。所有共來往的老總，他們的名字都落在這上面。她雖然不會讀過書，可是翻開賬簿，那淡墨水寫的名字，誰是誰，誰多少，他却能分別得淸淸楚楚，絲毫不錯。老總們的荷包都給王家挖空了，所以她新製了這個賬簿，開始做賬。

一天，太陽正在當頂，天氣悶熱，大熱天的上午，沒有什麽人來，王家拿起賬簿翻了一陣，很覺無聊。樹上的鳴蟬，一聲聲地叫得她非常煩燥，想想沒有什麽事情做，她便丢下賬簿。跑進臥房裏拿了一床蓆子鋪在地上；坐下去，揑了一把芭蕉扇亂搖。

「哎！天氣太熱了！天氣太熱了！」

她自言自語地說了兩句，打了一個呵欠，就隨身往地上一歪。

她剛剛倒下去將兩隻眼睛閉攏，忽然聽見有人推進門來了：她翹起頭來從房門縫裏向外一看，進來的原來是于連長。

這位連長，王家早就在街上看見過幾次：胸部挺挺的。面孔很白。身段很高。人很精明強幹。

見了連長，王家就用一種非常和人要好的神色，嘻開了口，裝上滿面笑容。還壓扁了音嗓說道：

「哎喲！原來是連長！喲，連長，貴人不踏賤地。今天來，一定是有什麼事做？」

「沒有什麼。隨便在街上跑跑。」

一會連長又說：

「王家，你的名氣到不小哩！到處都曉得有個王家。」

「連長說笑話了。」

她一面說，一面拖了一條櫈，請連長坐。

等連長坐下了，她便一扭一扭地扭到廚房裏去了。

她拿了茶出來的時候，連長在她茶几底下抽出那一本賬簿，翻了開來；那賬簿上面，有叉叉，有圈圈，有老總們的名字，有洋拐棍記號。除了名字略可辨認而外，其餘的記號，畫得雜亂異常。

連長看了一會，並不懂。

「這是什麼，王家？」

「這是我的私賬！」王家說。

「啊！私賬！——王家，聽說我連上有很多老總和你有來往。」

王家心想：

「來了的。」

但是她毫不膽怯，只是自己心裏盤算道：

「你怎樣來我怎樣對付：看你怎樣。」

於是她就反問了一句：

「那個說的？」

「我連上的老總天天偷跑出來，就是跑你這裏。」

「連長說笑話，我又沒有替你管老總！」

「我只問你，」連長說，「我連上是不是有老總天天跑來？」

「是的怎樣？我賣他買！」

王家的態度忽然變得很硬。

「我今天特來同你打打商量如何呢，王家？」

「有話請說！」王家簡簡截截地回了一句。

「你以後再不要接我連上的老總。」

「我曉得那個是你連上的老總？」

「你接的客一大半是的。」連長說。

王家心裏想：「屁話！誰是你連上的老總，我怎麽知道？難道你連上的老總

做了記號的？你當連長的知道我也知道？」她很想根據這樣的理由，和連長爭一個淸楚明白；可是她在心裏盤算了一回，又覺得爭下去於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所以她就變換方針，連忙對連長說：

「要我不接你連上的老總，那也行得，只要把我的賬算淸楚。」

於是連長又開始翻那個賬簿了。

「這上面的記號，是個什麼意思我還不懂：那上面有圈圈。有××。有洋拐棍。」

「圈圈二百五。××五十。洋拐棍八十。」

「原來如此！一共究竟是多少呢？」

王家去拿了一個算盤交給連長，連長替他一個一個地加起來，結果是：四十二個圈圈。五十七個××。七十三個洋拐棍。一共是十九吊一百九。

算過了賬，連長把那算盤推在一邊沒有講話，王家望望連長，也不做聲。室

內暫時沉默。

過了一會，連長對王家說道：

「王家，你做生意的本領到不壞。可惜就是打錯了算盤！——你這些錢還想要麼？」

「怎麼不要？」王家說。

「他們這三個月裏就不會關餉。不關餉，你向他要些什麼？」

王家沒有做聲。

「他們這些東西：殺無血，刮無皮。一旦開了差，你去同鬼要？到時你纔曉得：，這個賬總是漂了的多！」

王家還是不做聲。

連長看見自己的話起了作用，很得意，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支烟來，門上火，一面抽烟一面說：

「還是照我的主意吧？」

王家這時候很有點不舒服。她早就意識到那是可能的：如果老總們眞是一旦開了差，那一筆賬，她眞是去向鬼要？她想想還是暫時讓步的好：

「聽憑你，連長，我只要錢不落空。」

「那倒好」，連長說，「只要你以後不接我連上的老總，錢我還你，打一個八折還你。洋錢好作四吊，我拿四塊錢出來。」

但是王家聽了這話，立刻反對：

「那不能，連長，這不是學你們做官來的黑心錢；辛辛苦苦的。那一個也不好少！」

她很頑强地再說道：

「半個也不能少！」

結果是王家得到了五塊現洋。

六　生產工具之破壞與修理

然而老總們到王家這裏來的，並不因王家和連長有了協定而減少；王家的生意，依舊不衰。雖然和連長有了協定在先，可是老總如果還是要來惠顧，王家也就沒有拒絕的道理：連長尙且沒有方法對於自己的部屬嚴加約束哩！

以後，王家接客送客，還是照常。

一天，火頭君忽然跑來向王家說道：

「喂，王家，我在朋友那裏聽來一個消息：于連長要來同你算賬！」

對於這個事情，王家早不在心上；所以她也僅是滿不在心上地說道：

「哼！各開門。另開戶。我同他河水不犯井水！」

「他叫你不要接他連上的老總。」

「他連上的老總做了記號的？他當連長的人，分得淸楚，我也分得淸楚？我

賣我的，我只要不到他連上去拉。」

「你爲什麼得他的錢？」

「送到手裏的財喜老娘怎樣不要？——關你的屁事！你打聽這淸楚怎地？」

說着這話，王家就站在火頭君前面來了。

火頭君知道再要不講兩句恭維的話會喫耳光的；於是一面後退，一面說：

「你有道理！你有道理！」

王家還是抱了「我是賣的」的宗旨，照常營業；火頭君對她的忠告，她毫沒有放在心上。

這樣地過下去也不是一天。王家的賬上，又劃了許多圈圈，××，和洋拐棍。

又是一天的中午，那位于連長又來拜訪王家了。

這一天，王家身着藍色的粗夏布褂褲，躺在床上養神，聽見有人進來了，她

一開房門就看見連長立在她堂屋中間，穿的黃色葛布軍服，白襪，深口毛細呢鞋。身上沒有武裝帶子。比平時更顯得漂亮。

連長看見王家便問道：

「王家，我同你說的話呢？」

「你同我說過什麼話？」

王家第一下就扳起面孔應戰。

「我叫你不要接我連上的老總。」

「我幾時接你連上的老總？」

「你當眞的麼？」

「我幾時和你說話是當假的？」

「那你眞好！王家。」

王家不做聲，望着連長。

連長忽而走攏了一些，很溫和地說道：

「王家你不是在騙我吧？」

王家搖搖頭，表示她並不欺騙。

連長這時候彷彿變成了一個急色兒似地貼近了王家。他的表情，有點輕佻，近於猥褻。這假使在別的人做出來，眞算不了一回事，就因爲是連長的緣故，使得王家的內心突然感到一種惶惑不安，感到壓迫難受。這時候的連長，在王家的眼裏，不獨是一個英俊可愛的靑年官長，而且是一個溫柔鄉裏調情的聖手哩！

王家正在有點驚怪連長爲什麽要如此的當兒，連長忽然對她將手比了一比，急切要求地說道：

「王家我們來！……如何？」

王家靜了一靜神，連忙說道：

「連長，請你不要開頑笑！」

「我爲什麼要開頑笑？」

連長很誠懇地說。

連長並不是開頑笑，說話很作眞，但是王家還不十分信任似地，一疊連地說道：

「連長，你是做官的人！你是連長，你是老爺！你那能看得我們上眼？」

「信我的話，王家。」連長面上十分誠懇非常正經而且急切要求地說，「我有什麼說什麼的。你還不曉得我的意思麼？我是，——我叫你不要接我連上的老總。——」

王家看看連長的面孔，由那面孔的說明，那是絲毫不假，王家心裏忽而把這事情想通了：連長叫他不要接他連上的老總，原來是有意思的，原來連長想獨占。

「當眞的，原來他是想獨占！做官的人都是想獨占！」王家這樣想。

她覺得——她雖然不是花魁，而現在竟有人來獨占了。而來獨占的又是很漂亮有地位的連長。像這樣的一個喜悅，對於王家，抵擋得住麼？那眞是天外飛來的呀！她能够鎭定得住麼？

她往連長臉上看了一看，陡然一下撲了上去，用雙手箍住連長的頸頟，用一種哀憐的腔調叫道：

「噯呀！連長我的人！我莫非是在做夢麼？」

她緊咬着連長的肩膀，眼淚往下直吊。

連長連忙使勁掙脫王家的擁抱，說：

「王家快放手，不是在做夢，等一刻你會曉得的。不是做夢！」

王家再緊緊地抱了一下，然後纔放手。

王家放了連長去坐在床上，連長也跟去坐在床沿上。並且催促王家脫掉衣

服。

王家開始脫衣服了。

「要快，王家！」連長說。

王家就快。

「要脫光，王家！」

王家果然就脫光了。

「要楂開來，王家！」

王家就依照他所說的做。

連長一面和王家說話，一面脫掉左脚上的一隻鞋子，將鞋後跟用右手緊緊地抓住；說時遲，那時快：當王家楂開腿的一瞬間，于連長便將拿鞋的右手騰空，舉過頭腦，使盡平生之力地打了下去。這一下，也實在有勁，只聽得「拍」地一聲，如同大刀劈竹。

並且口裏還要惡狠狠地喊道：

「我看你還賣不賣把我連上的老總！」

那思緒正在幸運之域流連忘返的王家，被這一打，她的那種思緒就被截斷了。立刻，她就意識到受了騙。她伸過手來撈了個空。她喊道：

「于新漢，你是好漢就不跑！」

但是于新漢並不是她所期望的那種好漢：第一步，他就提了鞋子跳了丈把遠。第二步，就跨出了房門，冉拔上鞋子。不到三秒鐘，就跑得無影無踪。

七　罵陣

頭一天王家的生產工具被于新漢用鞋板毀壞了，他一個下午不會留客。

這是第二天。

第二天一清早，王家聽見烏鴉叫，依照她的經驗，聽見烏鴉叫，那一天，就

要不順利。果然不錯：她起得身來，看看自己被打的地方，不看還可，一看了，不免大喫一驚：原來腫了。她仔細瞧瞧：腫得像一個黑麵包子。

「于新漢那個遭天殺的！」

王家恨恨地罵了一句。

繫上衣帶，走了幾步路，竟有十分痛楚。她不免又痛心切齒地罵道：

「于新漢那個遭天殺的！」

王家雖則是在痛心切齒地咒罵，可是于新漢並沒有絲毫損失；于新漢毫沒有損失些什麼，而王家的痛楚却是眞實的。因此，王家就更是憤恨。至於這種憤恨的心情，仔細分析起來，那是屬於最無可奈何的一種。

一整天，王家又不會接客。

不能接客，對於王家，那是生命相關的事情哩！

她坐在家裏的破躺椅上，前面擺了兩個高低一樣的小馬櫈，將脚樁開來，擱

了上去。心情不好得很。有些老總跑來光顧，可是她不能留客，她說她有病，老總們也不會和她多纏，坐坐便走了。

這一天的夜間，她一整夜翻來覆去，不會入睡。她是想到報仇雪恨的事上去了。她想，她只要可以走得動，她便要去找于連長拚命。

第三天，她一老早便跑起來了，痛楚算是稍稍好了一些，她便開始準備：她獨自跑到一家藥店裏去買了一張膏藥回來，將打傷的地方貼上。然後跑到廚房裏去找了一把菜刀，提了一個枕板。夾了一條板櫈，將門鎖上，出街來了。

街房鄰舍對於王家近來的生意興隆，是知道的。對於王家兩天來不幸的遭遇，却毫不知道。他們今天突然看見了王家這種氣急倉促的神情，都不免怪異。可是王家毫不去管這些人怪異不怪異，她只顧走她的路，夾了板櫈，提了枕板，扳起面孔，眼睛向着前方，一夾一歪地走她的路。

走了一條街又走一條街，橫過一條街又走一條街，街走完了，然後沿着青石

板路向前走去。走到于新漢的連門口她纔停了下來。這時候，跟她走到此地的人已經很多了，都圍攏打聽消息：

「喂，王家，出了什麼事？」……

「喂，王家——」……

「喂！——」……

問的人雖然多，可是王家一個也不理；她把板凳放下來，將枕板刀擱上去，然後排開圍着她的衆人，向連門口走去。

守門的崗衞是一個瘦小的兵士，肩了鎗，赤了一雙脚，站在門口。見王家往裏面走，連忙擋住去路，並且問：

「你找那一個？」

「我你們連長講話。」王家理直氣壯地說。

「我們連長不許閒人進去！」

「叫你們連長出來和我講話。」王家說。

「我們連長不在家。」

「死了？」王家說。

「站過去，站退些！」那衛兵擺好了姿式，把鎗從肩上放下來威嚇她。

「小頭鬼！」

王家知道和他纏也無益，便不去和他計較，指在他面前叫了一句「小頭鬼」便退下來了。

她回到自己擺板櫈的地方，面向着連門口，騎坐在條櫈的一端，另一端擱了枕板，她提起刀來，在枕板上剁了一下。

「于新漢！」

她喊了一聲于連長的名字，然後又一刀剁下去。接着便開始了：

「于新漢！剁！你這紅炮子穿心的小鬼子！剁！你快出來和老娘答話來！

剁！你這騷表子養的東西呀！剁！你這紅炮子穿心的臭雜種呀！剁！你也有姊和妹呀！剁！你也有娘和女呀！剁！你爲什麼不去打你姐和妹的麻皮呀！剁！你……」

王家穩坐在條櫈上，口裏數數落落地叫罵，每叫一句就剁一下枕板，像押板眼一般；這種罵法，十分別緻；這裏，凡是足以使被罵者聽了傷心的話，都罵出來了。可是于新漢並不曾出來回罵。

這時候，聽的人也都覺得別緻，其中有一位米店裏的老板向她問道：

「曖，王家，我看你的的確確是受了寃屈樣；你到底爲了什麼啊？于連長難道有什麼事得罪了你？」

王家也罵得累了，聽了米店老板的話，就把刀放在一旁，雙手往腰裏一叉說道：

「嗐！三老板，你那裏曉得！」

於是三老板就更進一步地問道：

「唔，那一定有點講究的。你說啊，王家。」

王家就把那出事的經過說了一遍。爲了她要使得聽的人覺得她的理由十分充足，爲了她要獲得別人的同情，她講到要緊的地方，就大聲地叫道：

「我說出來大家評評理看：我在這地方那一個不曉得我的。我做我的生意。我是賣的！那曉得大前天于新漢跑到我家裏來，花言巧語地騙得我把衣服脫掉。好！等老娘脫掉了衣服，他就拚死亡命地一鞋板打來。嗨！你們想想看！我是犯了什麼玉律天條，皇家國法?!」

三老板搖搖頭，表示很同情於王家的並沒有犯天條國法而被打。但是不一會，他又這樣問道：

「嗳，王家！照說于連長也有個講究的。難道他無端地就下煞手？」

「他有什麼講究：他當了官就不講道理！他說我不該接他連上的老總。大家

評評看：我曉得那一個是他連上的老總？難道他連上的老總做了記號的？你們說看：天下可是有這種道理？——老娘靠痲皮度日子，他動手就打！你們想想看！」

聽的人都覺得王家的語言有味，事件新奇。都拍起手掌來笑了。可是王家還在那裏兒罵打了她的于新漢。

等到她自已覺得有幾分疲倦的時候，她這纔辭別了衆人，夾了板櫈，提了枕板刀，一歪一夾地走了。走不多遠她還不時扭過頭來看看連門口，看看有無于新漢的蹤跡。

八　改邪歸正

王家自從罵陣之後，她就轟動一時：以前她聲名的傳播總不出街坊鄰舍和老總的這個範圍，知道王家的人，畢竟不能算多。現在這樣一來情形就不同了：就

是上流社會的人，也都少不得把王家作爲談話的資料。把她當作一個特異的人物。

有一天，商會會長的太太在乃園裏請客。在座的都是些闊人的太太。他們散席之後，隨便就談到王家。

後來有一位太太提議去把王家叫來詢問她的底細，作爲餘興。這提議立刻通過。於是就有兩位馬弁奉了司令太太的命令去請王家。

這事情王家並不知道；她正在家裏收拾舊日的「行當」，在打算今後的活計：她拾起那破籃子來，東翻翻，西翻翻，提起來又放了下去，放下去又提起來。那籃子裏，雜七裏八，零亂異常，正像王家目前的心境。她看了這些東西，只是不得要領地搖頭嘆氣。

正這當兒，王家忽然聽見有人扣門了！她去開門一看，原來是兩位穿得齊整而又不相識的老總。

王家以爲是上門生意，便請他們進裏面坐。

可是兩位老總都站着不動，齊聲說：

「你就是王家麼？有點事，請你一道去。」

王家聽說請她去，心裏滿不自在：她以爲由於于連長的搗鬼，事情就這樣發作了哩。她正在躊躇不決的當兒，有一位馬弁又催促道。

「我們太太請你馬上就去。」

聽說太太請，王家這纔安心了許多，連忙問：

「在什麼地方？」

「乃園。」

「乃園，我知道了，你們先走，我就來。」王家這樣說，想進去打扮一番。

但是被一位馬弁拉住了。他們要她馬上就去。

於是她就只好帶了門隨了馬弁出來。

王家跟在馬弁後面走：穿街過巷，轉彎抹角。早又驚動了許多人，這些人，也都跟在王家後面走。

大家都猜想：又出了新鮮把戲。

吊在王家屁股後面的人，有的伸過頭來問：

「喂，王家，什麽事？」

但是王家正在想自己的事，沒有去理。

到了乃園門口，馬弁進去了，王家也跟了進去。跟在王家後面的羣衆，都被看門的人截留在門外面；他們不能進去，都拉長了頸額向裏面窺探。王家偶爾回過頭來，看見他們這種神情，心裏好笑。

在花園內，經過爛石堆成的假山，沿着荷花池子的左岸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停在一座樓房前面，馬弁先上樓去了。王家就趁這機會回過身來，仔細端詳了一回園內的景色：花園內，有迴廊，曲水，假山，秀石。草，木，蟲，魚。佈

置得有條不紊。這樣一個所在，王家是輕易不會到過的。她一疊連聲地誇道：

「這樣的一個好地方！這樣的一個好地方！」

她正鑒賞得入神，馬弁忽然下來傳見。

到得樓上。她抬頭一看：滿眼都是女人。

王家也是女人。

然而這些女人，和王家是大不相同的：就是和王家以前所見的女人也都兩樣：她們都裝扮得像些絕世美人：身上所着的衣服，都是亮晶晶的，光彩奪目。手上所用的東西，也都是亮晶晶的，光彩奪目。樓上的器具，抬子上的陳列，也都十分顯明別緻，致王家看起來，眞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王家站在這裏，低了頭，望望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衣服太不奪目了，自己是滿身粗糙；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中，眞使她感到一種莫大的威脅。

她正在惶惶然不知所可的時候，那些太太之中的一位，指了一個圓櫈叫她

坐。

她說了一聲「謝謝太太」便坐了下來。於是太太們就你口我嘴地發問：問她的姓氏。問她的籍貫。問她的家世。問她的年齡。

王家一一作答。

最後，太太們就問到于連長和她的事上去了。

她看看這些太太們對她並無惡意，於是她就將事件源源本本不厭求詳地說了出來：她說她自己做生意的態度是光明清楚，認錢不認人。她說于連長對她是如何兇惡，毫不講情理。她說于連長第一次對她是如何利誘威嚇。她說于連長第二次去我她是如何欺騙和下毒手。

她到了講被打的一節，非常興奮：站起來，以一種最能傳神的姿式，連講帶做地說：

「他叫我楂開來。我就楂開來。楂開來，好！他就捨死亡命地一鞋板！還惡

狠狠地說：「我看你還賣不賣把我連上的老總！」我就連忙下來捉他，沒有抓得住。我說：『于新漢，你是好漢就不跑！』」

那些太太聽了她的敍述，都笑得前仰後合。有的拍手。有的擦眼淚。有的倒在別人身上喘氣。可是王家還在正正經經地說她被打傷以後去罵陣的盛況。……

但是王家的目的，也並不是要將自己的故事拿出來供人取樂：她這樣做也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她就相信對這些有錢的官太太們，站在她的地位上，只有這樣來巴結，纔可以取得她們的歡心。並且她相信自己此刻如果有個什麽要求提出來，這些太太們一定不致使她失望。所以，她敍述到了收束的時候，她以感傷的調子訴說道：

「噯！太太們！我是命苦啦！我那裏就願意這樣下着？我是只要有飯喫。我想積幾個錢開茶館！」

果然，王家這樣打抽豐的方法，獲得很好的效果：太太們都願意幫助她開茶

館：有的願拿出三十。有的二十。至少也是十塊。太太們所提的賞賜，一共措起來有一百多。

她得到這一筆錢，回到家裏來，就連天去叫木匠修舖門面。叫泥瓦匠打爐灶。雇小廝跑街，挑水，冲茶。買了一切用具，掛上「不長園」的新招牌。做起茶館生意來了。

自後老總們就沒有上門來和她勾搭。

她做了老板娘。一天到晚就坐在破躺椅上指揮一切。這事一傳十，十傳百，傳到于新漢的連上去了。連上的老總們都說：

「王家敎我們連長一鞋板：打得改邪歸正。」

九　老板娘的儀態

王家做了老板娘之後，她茶館裏的生意逐漸興隆，細算起來，很有錢賺。她

現在的生活，比起那些闊人太太們的豪華，相去雖然很遠；可是她再也用不着倚門接客，和提籃子上街了。

她坐在自己店子內，呼一喝二，神氣非凡。

回想到從前，她對於自己的現在，十分滿意。

不過還有一件事情使王家感到威脅。那就是，那些太太們常常要來叫她去。

太太們之所以常常來叫王家，也並不是故意要給王家以威脅。她們不過是對於自己生命力的剩餘，常常覺得無法消耗，所以偶有興會聚在一起的時候，還是要把王家叫去助興：叫王家談她過去做生意的情形，和她被打的經過。但是這種題材談過一次，二次，三次。……談的人談得太多，聽的人也聽得太賦了，却不覺得有什麼希奇。於是太太們爲了要把自己這種餘興做得生動有趣，並且爲了顯得自己超俗和瀟洒，有的便出來花樣翻新，親自動手表演：這表演的程序也非常之簡單，就是：把一位太太跑到另一位太太前面去，照那粉腿上摑一巴掌，一面

打的人口裏也惡狠狠地說：

「看你還賣不賣把我連上的老總！」

被打的太太自然而然地就追過來，罵一句：

「是好漢就不跑！」

有的要故意學了王家的腔調叫道：

「于新漢你是好漢就不跑！」

她們做過之後便回過身來問王家：

「王家，你看這樣像不像？」

王家就只得點點頭說：

「像。」

或是說：

「有些像。」

於是太太們都很滿意地笑了。

王家也就裝作很滿意的樣子，陪着笑。

接着有第二個人再做再問她：

她就又得說：

「像，」

或是：

「有些像。」

太太們笑的時候，她就又裝做滿意的樣子陪了笑。

然而王家的心裏却並不認爲開心。

她對於這些太太們，見了面，雖則裝做是滿臉的笑容，然而她那怨毒的情懷，却滿藏在自己心底。她的心裏是充滿了不平和敵意。

她常常惡狠狠地在心裏詛咒道：

「讓鬼捉去打她們一鞋板就好了！讓鬼捉去打一鞋板！」

像王家這樣的女人，本來是把恥辱看得太平淡了的。只要不過重地打傷了她她總可以不把這放在心上。可是現在又不盡然。——也許是因爲做了老板娘地位變遷了的緣故吧？

她時時刻刻在心裏想：她覺得人生在世，都是一樣兩脚行路，兩手做事，太太們是人，她王家也是人，爲什麼太太們要那樣有聲光，而她却受人的奚落和嘲笑呢？她王家身上並不缺些什麼，爲什麼她要倒楣一世呢？唉！天王爺實在不懂道理，不懂道理！

然而她最憤恨的是這些太太們也不懂道理：

如果她們還懂道理的時候，就應該知道她王家從前也有過一個宏大的志願的呀：她從前也希望過自己能够當太太。闊闊氣氣正正經經地爲一世人。假使王家的這種希望眞能如期實現，那她不也是和這些太太一樣受人恭維，十分闊氣麽？

換過來說：倘使這些太太也和王家一樣靠山山崩靠水水流的時候，那也是很糟糕的呀！就是：如果她們也像王家一樣沒有嫁得一個好的男人，做不成太太的時候，那她們不免也就要在任何人面前槍開來，而遇見于連長那樣的人，那鞋板也就會毫不容情地光顧到她們身上去。

鞋板也會毫不容情地光顧到自己身上去，她還會笑王家麼？

王家之所以憤憤不平的原故，就是這個。

每次，她從太太們家裏走出來，一出門她就一疊連聲地說：

「叫鬼捉她去吊起來打一鞋板！叫鬼捉她去吊起來打！」

她口裏咒罵，心裏憤怒，垂頭吊頸，好像又被打傷了的；但是等她一脚跨進了自己的門，那種聲光就又不同了：因為這是她的世界，她要擺老板娘的架子。她將面孔扳起來，顯得十分難看；只要有一點由頭可找，她就要大逞威風，不是罵燒水的伙計用多了煤，就是挖小廝的栗鑿，說他偷懶。萬一連這種「空子」都

尋不出來，那她就去坐在破躺椅上點頭磕腦地，將巴掌拍在自己膝頭上，兩脚落地騰空地踩在地板上，口裏咕噥着：

「嗯！老爺有得錢好！……嗯！嫁得老爺好！……做太太就了不得？……一樣麻皮換錢！……都一樣！都一樣！……夾得緊！夾得緊！脹不破！夾得緊？配笑我？配笑我！配！……配？……呸！～～～

「呸！～～～」她噴出一包口水。

每次她這樣發氣，那冲開水的小廝就要躲在她後面偷看，而且偷笑。要是被王家發覺了，她就會拿出老板娘十足的威嚴駡道：

「死貨！泡一壺茶來！」

二十三年五月

長途

長途

長途行軍把我弄得非常之疲倦。

但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新的消息：連長告訴我，說是營長的命令，要我帶了六個弟兄去押接濟。

去押接濟這究竟是一趟優差，還是一趟比帶隊伍更壞的苦差呢？……可是命令一來，不能使我有考慮的餘地，我馬上就去了。

那一共是十八擔東西：有八擔是火食用具和行李，其餘是捆好了的鎗械。挑夫們是開差的時候臨時拉來的伕子，他們都是些農民，跟了隊伍已經走了七八天，走起路來，一個個垂頭喪氣，撅屁扭腰，好像後面都被人一刀戳傷了的。

我看見他們那種樣子，我腦子裏就浮出了一些圖畫。就彷彿看見了他們在田

裏爬秧科草，而被幾位老總捉了起來的神氣，我彷彿看見他們躲在猪圈裏，而被老總們去將兩個耳朵提起來的神氣。我彷彿看見他們跪在地上，向老總們求饒。又彷彿看見他們的母親和女人，抓住他的衣服就地打滾，死也不放。……我想到這裏，非常同情他們，心裏獨自說：

「眞是些倒楣的事情，這些老百姓眞是可憐已極！」

但是我心裏這樣想，口裏並沒有這樣說，我只是用一種比較嚴正的態度，大聲對他們講：

「老鄉們：大家起勁點，不要想開小差，那是危險事！你們的辛苦我們是曉得的，——到了地方自然是要放你們回去，不要心急。好了，把擔子挑起來吧。」

聽了我的話，其中有一個面黃飢瘦，身肢矮小，屁股尖削的漢子，哭着臉跑來向我訴苦：

「官長老爺！我是出來點藥的，父親痛得要斷氣了！我是出來——我家裏只有幾個小孩子和女人，我是——」

他一面說，一面從荷包裏牽出兩張藥單子來：

「我是出來點藥的。我也有病。」

「有病走得慢一點。」我說。

「放我回去吧！我也有病，我是從石港拉來的。我是——」

「廢話！」

我一面制止他講話，一面吩咐老總們押了他們走，我走在最後面。

我們走的都是些山路，走過山又是山，越過嶺又是嶺，地上盡是些三角尖的石子，草鞋被它咬破了，脚踢在上面就要流血。這樣的路，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眞是無窮無盡地呀！太陽照在我們身上，是死灰色。我們就那麼樣地走着，走着。……

那一位說要我放他的伕子，只挑了兩個鍋，看那樣子也是有點兒病，走起路來，就像學步的孩子一般，愰愰盪盪地。他的兩隻腿子，好像實在無力支持，不過我對於他又是有點疑惑：我覺得只挑兩個鍋子，就這樣不行，未免有些做作吧？

他窩在挑夫的最後面，一步一歪，兩步一頓，那兩隻腿大約在抽筋了？那種樣子看了眞有點令人發氣。

他那孤苦零丁的步子，眞有點使我疑心他是故意做作，我只得對他說：

「請你走快一點！」

可是他還是那樣，好像他非常愛惜他兩雙竹竿似的腿子一般。不肯賣力。

我看看接濟的隊伍漸去漸遠了，我便又向他講了一句，叫他走得快點。

但是他依舊不肯出力。

「這樣眞不是辦法！眞不是辦法！」我搖搖頭。一面把手上的鞭子抵住他的

背窩，按住自己的性子再和他打商量：

「走快點，好麼？」

他很花了幾分氣力走快了七八步。但不一會，又慢了下來。

於是我又把鞭子抵在他背心裏。

「走得快點！」

他又走快了四五步的光景。然後歇下。

我又推他，他又走幾步。

除了走這種艱難的路程之外，這要和他發生這樣的爭持，我眞感到束手。

走到一個高土坡上，他喊了一聲他的娘，就隨歪就歪地溜倒在地上睡了起來。

「這纔是搗亂！」我這樣叫了一句，非常之同情他：因爲看那樣子也是不大行了。

然而我心裏也實在有點恨他：遲不來這一下，早不來這一下，單獨選定我押接濟的時候，要來這一套。不是太可惡麼？

這樣想的時候，我的態度變得嚴重了些：

「喂，起來吧，不要裝死！」

他躺在土坡上直喘氣：

「噯，——官長老爺！官長老爺！官長老爺！」

「起來吧，哼也沒用，挑到前面人烟多的地方，替你想辦法。」

他只是哼。

我回過頭望了望後面，後面的隊伍快要趕上來了，我只得說：

「後面隊伍也趕上我們了，前面隊伍看不見了！」

他只顧哼，全不關心我所說的前面隊伍後面隊伍似的。

我沒有辦法，踢了他一脚。

這回他却大叫大喊了。

「噯，救救我啊！救救我啊！天王菩薩老爺！」

我看看前面的接濟，離我們果然不近，轉了一個彎，沒入森林裏去了。可是我們還停在這裏不能走動。我心裏雜亂異常，我想到許多的事！我想到前站到了地方還等我們的鍋子做飯菜。……我又想到今天事情辦不好準會倒一個大楣。……我又想到事情辦不好對於官長失了信任心，於我前途很糟。……原來是很同情這個不幸者的，可是這一來，我不能同情他了，我只在注意問題的嚴重。

「喂，不行，不行！快點起來。」

我用鞭子在他身上撥了幾撥。

他不動，只是叫一聲菩薩喊一聲天。

這眞糟糕，看起來他是有意搗亂。

我回頭望後面的隊伍，老遠地看見營長挺着小肚騎在馬上，走在隊伍的前

面，我可有些眞急了。這時候，一股新的力量在身上衝激似地，把我的情緒完全變了。

「喂，起來！」

我聲音也變了，手在發顫。

我怎樣會被這樣的事件激怒起來的呢？我眞不知道。這當兒所有的人道同情憐憫都潛伏了，在我腦子裏就只有一個單一的觀念，這觀念好像就是一種眞理：

「走是對的，不走不可恕。」

「來！立起！」

我的喉嚨也沙了，聲音顯得格外殘酷，一切人類的同情都被丟棄了！我揚起了手上的鞭子問他：

『起來不起來？』

他把頭動了一動向我看了一眼。

『你起來不？』我再問。

他沒有回答，只是「噯」了兩聲。

我憤極了！終於一鞭子抽在他身上，而且接二連三地抽在他身上。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你——」

我的眼睛在冒火，好像一匹吃人的野獸，牙齒也露出來了，而且咬得死緊，我的氣力都使在鞭子上，一鞭子到他身上，着在露肉的地方，便有一條紫痕跳到我眼簾裏。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你——」

「官長老爺！我不是不走啦！我不是——」

他拖長了尾聲喊了這一句，後來就只是一氣不接一氣地哼了。

但是我並不滿足。這時候要我滿足。除非是他起來挑了擔子走，我腦子裏只存留一個純一的觀念：不走是不可恕。

然而我也非常之痛苦，因爲我是失敗了；一個不可救藥的失敗，我知道他是不會再走，我鞭撻他是希望他挑了擔子走，但是他並不走，也不能走。這種失敗，使我毫無挽救的辦法可尋，只能增加些無名的氣惱。

我打他，他先是掙扎，後來我看他躺在坡上不動了。大約也是不能再動了。但是我並沒有停止我的鞭撻，我在這個無可奈何的事件中，已經產生了一種憤怒，到後來我鞭撻他，完全是爲了這個憤怒。

他不動了，也許是永遠不再動了。可是我還是發了狂一般鞭撻他，好像鞭打他便是一種解決的方法似地。我的神情眞有點近乎瘋狂狀態。

營長來了，他騎在馬上，停在我跟前，我的態度似乎引起了他的同情，他點點頭，好像在誇獎我的認眞作事，他又皺皺眉頭，好像對於這事件起了一種嘆息。他不會問一句話，把鞭子一揚，叫一個傳令兵去找一個人來代替這挑夫了。

「好了啦！」好像有這樣個聲音在我耳朵裏一響。

我長長地吐了一口悶氣，覺得什麼問題都解决了，擦擦頭上的汗，我纔覺得今天是過於賣力。

那個被打的挑夫，只剩一口氣，被兩個老總抬到地溝裏去了，因爲他睡的地方擱住隊伍的去路；誰也沒有管他的死活。我却押了新的挑夫在營長稱許的視綫之下，趕到前面去了。問題就這樣輕易地得到了解决。

夜間，我們歇在一個村莊裏面，在吃過飯快要安息的時候，一個因病落隊的副目趕回來了，他告訴我，說他在路上在月光下看見地溝裏有個死人，一匹野狗正伏在他身上，啃他的腦袋。

我聽了這個消息，身上立刻打了個寒戰，我的眼前現出一副吃人的景象，非常淸楚。

二十三年六月一日

劈刺

劈刺

整齊武裝的命令剛剛傳過。

接着從右鄰兵又傳過來：

「連長命令：上刺刀！——準備衝鋒！」

他照樣把命令傳給左鄰兵去。低下頭來，把鎗靠在壕溝的內壁上，用兩手到腰間去拔出自已的刺刀來，然後對着鎗尖輕悄悄地旋上去。

壕溝裏的生活是異樣的：聞得到死人的尸臭，和自已拉的糞曬乾的氣息。一陣陣的火風吹過來，夾着土氣，日腥氣，血的穢氣。這些氣味，混合起來，直刺進人的嗅覺裏，逼得人要嘔吐，却又嘔吐不得。這三天幸得還是停戰日期，大家都算在休息期間；不過天氣太熱，太陽像火樣硬烤在人們身上，就是不做事的

人，也一樣滿臉是油，滿身是汗；有時候爲了自己安全之計，也還是要爬住牆壁，伸出頭去偵察敵人的行動。——伸出頭去又立即縮回來，過一會又要伸出去看看。這種活動，單調而又沉悶。簡直像一些打落在陷坑裏的烏龜。

這壕溝裏的一羣。他們眼睛皮都是要睜不睜的，三分鐘打一個呵欠；但也並不一定想要睡覺。罵人也不生興趣，即使笑也懶于把嘴巴張開。沒有一件事情使人起勁，都是乏味的，都是乾燥的。壕溝裏的生活把他們弄得非常疲乏了；可是這個命令一下來，在他們身上又注射了一股新的力量：上陣衝鋒，這是一個非常的消息。

他上好了刺刀，用袖頭包住大拇指，按在刺刀上面拂拭，那刺刀早就擦亮了，亮得同新的一樣放光。他心裏正在想許多的事情，手裏一上一下的拂拭着，一個不會留意，那刀尖便浴得從西面射過來的日光裏，像火花一般刺了他的眼睛。於是他連忙將它隱蔽起來，向官長那邊投了一瞥：幸喜得官長們不會瞧見，

他就下警告似地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奶奶的！敵人瞧見了，了得！」

說這話的老總名叫李更生，他當兵的資格已經相當的老。他是一個很適宜於當兵也很會喫苦的漢子：有一身强健的肌肉，骨格也很粗大，全連之中，他要算長得最强壯的一個。他之所以跑來當兵，也像許多當兵的人一樣：並不是生來就是壞種，而是由於貧窮。他的臉孔，很有自己的特色：兩腮突出。嘴唇厚大，好像打腫了的。鼻梁下塌。鼻孔朝外。八字眉毛，生得非常零亂。從那充血的眼睛裏，微露着當兵人粗野的氣質。五年以前，他還是一個農家的兒子，母親老早就死了的，喫了鴉片烟的父親，什麼事也不做，只是時時露出汚黑的牙齒，捲曲着焦黃的指節，在他頭上挖栗鑿，出他那懷才不遇的陳氣。只有一個叔父，種了人家幾畝田，兼種自己家裏一點旱地，來養活一家三口。他從小還在私塾裏念過兩年書；到長大了他便做了叔父的一個有力的幫手。

五年以前，他是做夢也沒有算就他要來當丘八的。

可是多少年來的農村，老是在災荒和困阨中掙扎。臨到這一年的又是一個空前的水患：水掃蕩了全村。衝洗了他的產業。父親淹死了。叔父望着父親飄去的尸身，一面站在屋頂上對着已經爬上救生船的他揮手：

「更生呀！更生呀！我們幾世幾代是住在這裏的。水退了再回來呀！水退了———」

他坐在船頭上，也「叔父」「叔父」的叫着，就這樣他離開了自己的故鄉。流浪着：一天復一天，一個月再一個月。一個城鎮又一個鄉村。他拍賣自己的勞力，他從不存絲毫的奢望：只要得十個銅板一天的工資，他便滿足了。……但是到了連這樣廉價地出賣勞力，也尋不到主顧的時候，他便只有沿門乞討來維持自己的生存。這樣的生活，他過了不只一天，到後來總算叫他找到了一條去路：他換上了一身灰布軍裝，有九塊大洋一月，替人家背了一枝鎗。

而現在他在士兵當中要算一個出色的人物：

他上過五六次火線，戰爭的經驗，十分充足。身軀結實。品行端正。能彀忍苦耐勞。他在士兵當中，其所以要算一個出色人物的，這是第一。

實彈射擊的時候，臨到了他上塲，他的子彈十顆總有八九顆可以打中目的。放鎗的姿式，他很合乎步兵操典裏的要求。教別人看了，自然心服。他在士兵當中其所以要算一個出色人物的，這是第二。

這些優點，好像上天賜給他的一樣，把他弄得十分像樣。但是這些都還不能彀算他最出色的本領，他最出色的要算刺鎗的技術了。他因爲膂力過人，動作敏捷，刺鎗比賽的時候，曾經一連殺敗了三個頑强的敵手，他得到營副賞給他的銅質獎章一枚。這個獎章，有銅板那麼大小，也很美觀。他總忘記不掉他去接獎章的時候，他眞歡喜得雙手發顫；他自從得了這個獎章之後，他受官長們誇獎，被同事們羨慕；這是他從軍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他把這光榮的獎章，很結實地繫在

自己的袴帶上，讓牠搖搖擺擺地，一有空，他便伸了手去摸弄。

不過，他這個人也並不算淺薄：他雖然得過獎章，心裏歡喜，但是他並沒有因此滿足，他常常想：

「我不能老是這樣，我有一身本領，我要升一級，管幾個弟兄，我把自己的本領教他們。我幾時能升一級？我幾時能當一個班長就好！」

他這樣地自己問自己，老是被一些幻想糾纏着：他希望自己先當一個班長，顯顯自己帶兵的本領，然後再一級一級地升上去。他希望自己有一天榮歸故里，拜見叔父。

戰爭和死亡，現在在他看來是毫不可怕的，殺人流血，他只當那是些家常便飯。在戰壕裏，他常常指了對面的敵人大聲叫駡：

「喂！對面那個烏龜腦殼，不要動！——呔！」

說着便是「拍勒」一鎗。

但是他手上的鎗，那準心尖也並不會眞個對準那烏龜腦殼，他總是把準心尖向上或者偏向兩旁，只要對方肯把頭往溝裏一縮，那生命便再也安全不過。

他爲什麼要這樣呢？

這個理由也非常之簡單：因爲他所需要的是升一級，當一個班長。他所需要的，並不是對面敵人的生命。他早就看得淸楚的：站在對面的那些敵人，那個伸出來的烏龜腦殼，不獨同樣和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人類，而且他也是和自己有同樣命運的窮人呢。只要不損害自己的生命和利益，他是決不去損害對方的生命的。所以在別一個哨線上，他把自己的子彈塞進泥土裏，然後故意地竄了一身汚泥回去表明自己的勞績的時候，也曾有過。

然而今天的形勢却完全兩樣：

衝鋒，那是一個刀與刀搏，肉和肉拚的勾當：機關鎗架在自己後面督促着，自己得拿好上了刺刀的鎗，衝向前去：那一面的人，也都拿了武器在等你。這是

一個險惡的形勢，當不得兒戲的。在這樣的形勢之下，要說李更生完全「視死如歸」也是有假，因爲他也是一個血肉之軀；一個有生命的人，終究是不免有那樣的一剎那的；所以當他聽見了準備衝鋒的一瞬間，他渾身也起了一回寒顫。

「我今年——」

他想到自己的年齡了：他還沒有帶過兵。他還沒有討老婆。他還沒有榮歸故里，拜見叔父。他還有許許多多的事不會做。

「我呀！——」

他這樣自語着，輪起指頭來計算了一回自己來當兵的年月。又輪起指頭來算了一回自己的年齡；好像對於自己的生命，起了一種憐惜。

不過這種憐惜也是多餘的：

他是一個小兵，殺人，便是他的天職。九塊錢一月。雖然還是欠餉，但他自身具有獲得這九塊錢一月的價值的，便是拿了一枝鎗，和「敵人」拚命，替別人

殺人。在目前只有一個單純的事實等了他去執行：那就是，馬上衝鋒命令一來，他就得不顧一切挺身向前，一刀子去結果自己的對方，或是讓對方的刀子戳進自己的肚皮裏。這是一個事實，這是一個事實而且馬上就要實現，而且李更生也是非常清楚的。

「我不殺人，人就殺我！」

他這樣自語着，一種非常的情緒在他腦子裏攪動起來了。這時，他腦子裏的那種複雜矛盾的境況，別人是無法理解的，所容易使人理解的，就是在這一瞬間，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出於一種不得不然的自私，將他從普通的人性變爲獸性。

他覺得——自己應該把那些對自己不吉利的思想都排除掉。他應該毫不躊躇地建立一種自信：他的體幹是結實的。氣力是強大的。劈刺的技術是熟練的。他佔有這許多優越的條件，他應該肯定這回被殺的決不是自己，而是對方。他應該叫別人死在自己的刀尖上。

「擦啦！」

他想他就要劈刺了，這劈刺的聲音就是這樣的：「擦啦」。他心裏叫了這一句，同時用雙手擺了一個將要劈刺的姿式；這個姿式，和他的情緒是一致的：緊張而有力。他心裏有一種聲音在很堅决地叫道：

「我要殺人！我要殺人！」

這時候，他腦子裏完全叫這個念頭膠住了。並且他覺得他有了這個念頭，那是十分正確的：他是一個起碼的人類，他也有人類的同情，可是，在衝鋒陷陣的戰場上，不必要；殺人，那纔是一種合理的衝動。

「擦啦！我要劈他一個！我要殺人！」

他完全是叫流血的意識所迷糊了。他大大地睜開那一對眼睛，那充血的眼睛，望着擦亮了的刺刀，漸漸地，他的視覺有點朦朧了：

他彷彿已經用這個刺刀做了自己所應做的工作，他已經宰殺了自己的敵人：

在衝鋒號急促的聲中，他浮了過去，踏過死亡，「擦啦」一聲，正中要害，敵人攤下去了。

他彷彿看見對方的血肉糢糊了自己的鎗尖，糢糊了他的雙手。他也不去洗一洗手，就這樣去站隊，好叫別人看看他的成績。

他彷彿聽見了官長喊：「敵人消滅橫隊集合」的口令了。於是大家集合，他也站到隊伍裏去。許多弟兄都向他看，他不做聲，只是喘氣，別人一看就曉得他非常賣力。

他彷彿聽見連長站在隊伍前面大聲地說：「咳！我們打了勝仗。這一次，李更生到底不錯！」於是連長的目光在他身上一掃，他這時候，身上就像着了電樣。

他彷彿看見連長和連附聚在一堆去私自商議了一回，這商議的內容，就是有兩個班長去了缺，有一個要由李更生升充。

他彷彿自己看見這一次的光榮了，這光榮是超過獲得銅牌子以上的光榮，那鮮血淋漓的鎗尖，便是他在這一次戰爭裏最光榮的標記。他背了這枝帶血的鎗，一面回連去休息，一面唱軍歌。

他彷彿看見自己眞正升了班長了，於是鬥份子啦，請客啦，喝酒猜拳啦，很多的老總都跟在後面「李班長李班長」地叫，都來巴結他。

他彷彿自己升一級又生一級了，他眞的做了官，他請了假回家去一趟，看見自己的叔父還在種田，便對叔父說：「叔父！你再只要坐好了享福，我做了官！」於是很多鄉下人都圍攏來問他做了什麼官，他便告訴他們，他們都嚇了一跳。有的伸舌頭。……

他想到這裏，心裏非常高興，面上有很多的笑意，嘴巴微微張開，他自言自語地說道：「我上陣去！殺！殺！」他一面說，一面下意識地伸了一隻左手去摸弄自己袴帶上的銅牌子。

衝鋒的命令還沒有下來，他的一隻脚早就伸進踏垜裏去了。他耐心地期待着。這時候，他臉上的汗水流成兩條泥溝，眼光鈍滯，情緒緊張，眉毛吊起，兩頰微動，牙巴骨顯然地是在使勁。那個相貌變得十分兇惡。

戰場上的一切都是寂靜的，對面敵人壕溝裏也沒有聲息。有太陽，也有風，然而眼前的世界是分外的模糊；只有愁慘和恐佈的空氣，佈滿了大地，這景况落在人們的意識圈裏反而愈是分明：死亡在向活人招手。

他期待着。

突然，連長那沙啞的嗓音，透過了長空的寂靜：

「衝鋒！——前進！——」

於是他的橫身好像有一種特殊的力鑽進去了似地，立刻產生了一種飛躍奔騰的力量：他一步就跨出了壕溝，抖一抖精神，夾在隊伍的行列中，衝了過去。

喊殺聲吞沒了一切，響澈了雲霄。

他猛力地向前衝進，那雙腿已經不是李更生自己的了。

那對方，他們的「敵人」，正在遵守三天停戰的協議，這個襲擊，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已經來不及抵抗的那一羣，各人只顧拖了自己的鎗，沒命地跑。但是李更生也很快就越過了對方的戰壕，跟在那些敵人屁股後面追趕，跑得飛快；他是太興奮了，這時候，就是有命令停止追擊，那也制止他的兩腿不住。

在蒼茫的暮色中，他正尋好一個對象，跟在後面追趕。他追趕的這個敵人，從後影看起來，他是那樣的瘦削：頸項長長的。兩條腿像兩隻拐棍。跑的樣子像彈琵琶，正和一個鷺鷥差不多。他的兩腿，動得並不怎樣快，好像他的跑，只是一種對當前事件的敷衍和應酬，而並不抱有什麼目的，——如像求得生命安全的目的。

李更生看了這個好笑的敵人，心裏想：

「咳！我要結果他，費不了我兩個銅板的氣力！」

五十米達了。一百米達了。半里路了。越過平原又是旱地，踏過了棉花地又是荒山。這個同鷺鷥一樣的敵人漸漸地跑得格外不起勁了；後來，他眞的支持不住，他就停止在一個墳坡上，回過身來：

「老鄉，我們都一樣是窮人，喫的一碗可憐的飯：可憐我又老了，我病了三天，饒了我一條命吧！」

那敵人屈了一條腿，預備跪下去。

但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可憐的哀求也無法喚起他的同情，他是太興奮了，正和一個得了狂症的人差不多，他沒有聽見老頭子所說的是什麼，他也不要去聽；他沒有眞正地睜開眼睛，他也不需要看。而且，卽使他看見了那可憐的神色，聽見了那哀求的聲音，他也不會被他感動；在戰場上，人類的同情是不存在的。人類的同情早就從他身上消失了。他這時候，只有一個單純的衝動：他要殺人！在他的意識裏，這被他所追趕的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東西，是一個用作他

劈刺而存在的對象。

「宰了他！不要放他走！」

好像有一個東西在自己後面下命令樣，他已經下了最後的決心：他要結果這個敵人，擦啦一刀子戳進這敵人肚皮裏去。殺人，這在戰場上，是一種合理的行爲。

他在敵人的前面，右腿向前，膝頭凸出，成九十度的直角。左腿向後，腿彎繃直。他用平時劈刺熟練的手法，將刺刀的刀鋒向上。右手揑住表尺的前端。左手揑住機鈕的後面。雙手使勁地向前一送：

「不是我就是你！」他大聲地對他的敵人說。

擦——

刺刀從敵人的小肚直劈進那瘦削的胃囊裏。

他睜着那佈滿了血絲的眼睛，看牢他的敵人，像一匹肥貓看牢一個待死的老

鼠。那敵人也死死地向他望着，全身抽扭，被痛苦所支配的面孔上，成了死灰色：

殺聲漸漸去得遠了，只有夕陽的餘輝籠照着戰塲上的一切。迎面刮來一陣乾風撲地捲了過來又捲了過去。

小車夫

小車夫

一到了冬季，晚間就加倍的寒冷；坐在公共汽車裏，因爲人多，窗門又是關的，到不覺得，等車到了最後一站，人走光了，我一下車，那風劈面刮過來，眞弄得我有點受不住。

街上的燈光，在那曠闊無邊的黑暗中掙扎：顏色灰暗，光線異常薄弱。人們一下了車就走散了：在那慘淡的燈光之下躍動了幾下，不一會，便都消失在那許許多多較遠的黑洞裏去；這時候單只剩下幾個黃包車夫守候在車門口，迎接我這一個最後的客人。

這些站在我前面的黃包車夫，都有一個黃瘦的面皮，滿臉飢餓的顏色，被吹得拱背窩胸，縮手拳脚。對每一個下車的客人說好話，打躬招手：有的客人不

睬，各自走路，他便又來找第二個，幸而第二個是要車子的，于是拚命地搶，搶到打架。客人跨上了車，有的看見生意被別人兜去了，還要照那有生意的車後面一把拉住不放，或者照車後面使勁地蹬一脚，口裏罵「猪玀！娘的糙屄！」

我剛一下車他們便圍住了我。

「我拉，先生！」

「先生：這裏！這裏！」

「先生！我先講的！我先講的！我這裏！」

一個站在較遠一點的這樣說，用手指了自己的鼻子，使勁地往前面擠。

「先生！這裏！這裏！」

「先生！」

他們都很客氣，一口一聲地叫「先生」，因爲顧客只有一個，而且好像看準了我是要坐車的，所以競爭特別利害。

「先生：××中學我拉去。」

好像對於我的地址也很熟悉；一隻手已經伸過來接我的東西。

另外一個也喊：

「我拉你！我拉！××中學我拉去。」

他也伸了手來搶。

原來一個說××中學的就大聲罵道：

「我×你媽媽！你也曉得先生要到××中學？」

於是第二個也回罵了。

接着又有另外的手伸過來接東西。

于是我就大聲地喊：

「不要車子的！不要車子的！」

我這兩句話果然有效：大家都把手收回去跑開了；全身縮做一團，背對背肩

聳肩地擁在沒有燈光的屋簷脚下去：大約那地方可以避風。這時候就是互相罵過娘的，也都是擠在一堆：爲了這樣暖熱一點。

大家沒有生意，好像較之一個有一個沒有的時候心裏還痛快一點似地，身上一面發抖口裏一面說：

「入你的媽媽的，搶啦！不要車子的，你去搶啦！」

我夾了那個紙包向一個小店走，打算去換錢：我計算，坐黃包車到我家裏只要二十個銅板頂多，而我有的都是值四十八個銅板一個的銀毫；並且爲了避免搶生意的糾紛，我打算換了錢之後，便出其不意地走到那一排車子跟前去，隨便登上一部，那車夫自然會來拉；其餘的，再也不至于來搶生意了。

但是我這個計劃顯然是失敗的：

他們雖然蜷縮在那屋簷脚下，但是他們的注意力仍舊集中在我身上。當我站在兌換的小店門口搜錢來換的時候，他們又一個個地跑上來了，都跑來圍在小店

門口望着我手裏的錢，好像一羣待賑的逃荒者一般。但是怕店家的威風，都還不會跑到我跟前來和我講生意。

我右手接過店家的銅元，將左手的紙包包的東西提起，但是我忽然覺得這一包東西加了重量，並且重量不是往下墜，却是前面拉了，我一看：一隻手抓住那一包東西。

「唉！奇怪！」

我回過頭來，在那店鋪燈光之下，看清了那一隻小手的面孔：這還是一個孩子的面孔；大部份還不脫稚氣。眼珠很大。眼毛很長。鼻子很小，但是生得很端正，已經凍紅了。眉毛稀疏。眼睛掙得大大地看我，好像深怕我不讓他拉，把生意漂了一樣。

看他的樣子，大約有十三四歲，身長還不及我的肩臂，一雙手已經凍得像煮熟了的蝦子。

他提了我的包就走。

「慢點。慢點。」

他只顧跑：往他停車的地方。雙手捧了那包東西，鄭重其事地靠在小肚皮上。兩腿彎曲，動得很快。

旁邊有一個車夫倚了手，幫我大聲喝道：

「入媽媽的，先生叫慢點！」

他回過頭來懷疑而且憂慮地向我望了一望。

「你也拉得動麼？」我問。

「我拉得動，我拉得動！」

他連忙回答，一面走上去把車墊拍了兩拍，表示他資格蠻老似的。

但是旁邊有幾個車夫聽了我問他的話，就連聲叫道：

「他拉不動的！他拉不動的？」

一我拉得動！我——」

但是有人又說了一句：

「嗨，你拉不快！」

拉得快拉不快對於我到沒有多大關係，所以我就坐上去了。只聽得後面還有失望的聲音在那裏說：

「嗨！坐他的車，入媽那兩個高坡看怎拉得上。」

算好，他們看見這拉車的是小孩子，並沒有過來揪一把或是蹬一脚。

轉了一個彎，前面就是埀照路橋。車子向西北面走，迎面吹來的風雖不算大，但是冷得很，抬頭看看天空，一片一片的白雲，好像荒原裏尙未消融了的殘雪。看不到月亮，月光是朦朧的；在朦朧的光綫中，我看得見一切，但是糢糊的。我在隨意地思索一切；這思索，也是糢糊的。

忽然，我的視綫注意到這孩子身上了，這個小黃包車夫，從體格看起來，他

的資格，實在還彀不上用這種勞力來換錢；可是他跑起來的速度，却有點使人驚異。他的身體只有一個普通賣報的小孩的那麼粗細，穿了一件淺藍布衫褲，肩膀上面用藍布打了一個大補釘，裏面好像有一件棉短襖，所以天氣雖然冷，但他並不縮瑟，看他那個樣子，好像他很怕講他的壞話說他不彀資格拉黃包車；所以他走得格外快些。

他拉了車子往前面走，那瘦小的屁股翹起來；但是再翹很些也不能翹得坐車子的人看得見；我只能彀看見他屁股上面的一截：他的身肢很小，站在兩根車桿中間，兩邊空隙很多，以至于左右幌盪，絲毫不稱。使人看了，很不舒服。他的頭沒有戴帽子，很久不會剃過，使勁地往下面挖，表示他在拚命用勁；所以我只能看見他的肩膀和半個後腦袋。車桿前端上翹，兩隻手格外槎開，在靠近我踏脚的地方抓牢車桿。手臂的中節，棉攏去，成功三十度的銳角；但是因為他那個把握車桿的手時上時下，時而挈起，時而壓平，所以那個角度也有時大有時小。看

了那個樣子我就聯想到螳螂蚱蜢之類的姿式；那是很相像的；不過一種是天生成的式樣，一種是不得不如此吧了。

我看他上橋的時候，那個臂拐折過來所搆成的銳角，就更加銳了，尖端豎立，直指天上。身體使勁向下傾，幾乎快有四十五度。頭往下挖，挖得更要比平時兇些。那整副的樣子，就好像一個操雙槓子操的人，做曲背挺胸做到最後一把做不動快要放手了的神氣；但是他却不能放手；他得將身體更向前傾，更要使勁。我想：這簡直不是工作，不是拉車，而是受殘害者的掙扎！我坐在車上捏了兩手的汗，看了他那種樣子，我只在替他就心，替他出力。我忍受不了，我再不能看下去，我把眼睛閉起來。

「哎！哎！我不能再看這個樣子了！我不能再坐下去了！人類到底是怎樣弄的呀！這些殖民地的——」

我眞的不能再坐下去了；我覺得我在沈落，整個人類在沈落：「不可挽救的

人類呀！」我坐在上面看這孩子掙扎的那個味道，比自己下來走的味道還要壞；不，簡直比他坐上去讓我來拉的味道還要壞。我覺得這樣下去，還不如跳下來把錢給他，我自己走。

主意拿定了，我在上面喊道：

「喂！喂！小孩！讓我下來，讓我下來！」

我怕他懷疑我不給錢，于是又大聲喊一句：

「你讓我下來我數錢把你！」

但是他像沒有聽見的一樣，還是往前拉。

到了下坡的時候，他就跑得很快了，他把身體往後面倒，不讓車子跑得太快，這時候，他的手臂倒拐就伸直了，變成一個大于九十度的鈍角。

我的那種替他揑一把汗的緊張心情又平靜了許多，不過看了他那個控制車子不住的樣子，我心裏總很不舒服，我很想下車來數錢把他，然後自己步行回去。

「喂，小孩！讓我下來，我數錢把你，你拉不動！」

不知他是把我的話聽錯了以爲怪他拉不動，還是想表示他還有氣力；他聽了我的話，也不做聲，不獨不放我下來，反而跑得更快。

我坐黃包車到不很歡迎跑快，尤其是他那樣勉强跑快，我看了他那勉强跑快，就更不舒服。

「喂，慢點走吧，慢點走吧，這路高低不平，不要把我翻在溝裏去了！」

他聽了我的話，這纔走得慢了一些。

這時候我很想問他幾句話，我叫他：

「喂，小孩！——」

我剛喊他，他又以爲我不滿意他走得太慢，是預備催他走快的意思；他又把那捉住車桿的手提高了些，預備用勁，後來曉得我問他的話，纔走慢了。

「你家裏還有人沒有？」

「有。」

「有些什麼人？」

「有媽媽。」

「有父親沒有？」

「有。」

他回話都是短而促的，吐氣很費力，大約是剛剛跑的時候過于累了。

「父親在做什麼？」

「在上海工廠裏。」

「什麼工廠？」

「織綢廠。」

「爲什麼叫你來拉車？」

「沒有飯喫。」

「你父親不拿工錢回麽？」

「拿工錢回：太少了，養不活一家。」

「你家裏還有人麽？」

「有妹妹。」

「有弟弟沒有？」

「——還有一個小妹妹。」

「你媽媽在家做什麼呢？」

「種田。」

「種田就有米吃，是不是？」

「今年種田沒有米喫。米漲了價。」

又是下坡了，前面有一個水溝。我們的對話停了一會。走過了水溝，他又接着說：

「媽媽只要我一天賺兩角。」

「你還有哥哥姐姐沒有？」

「沒有。」

「你頂大？」

「是。」

「你父親多少工錢一月？」

「十多塊錢。」

「怎麼這樣少？」

「現在工廠裏不要工人。」

「你是什麼地方人。」

「×江。」

我沒有聽得淸楚，大約是江北什麼地方。

「你今年十幾歲？」

我問這話的時候，他躊躇了一會，好像怕我問話之中有所作用似的。過了一會纔說：

「十七歲。」

「你那有十七歲？」

他不做聲了，把車子拉快了些，好像怕我知道他少于十七歲，說他到底不配拉車。

「你頂多十四歲，爲什麼說話不誠實？」

「媽媽說年紀太小了人家不肯坐車子的。」

我們這樣對話了一陣，車子已經到了我的寓所門口，我將皮鞋在踏板敲了兩敲：

「到了。」

他把車停下來。

我推開門，廚房裏的燈光從門內射出來，照在那孩子的臉上；那還是一個有稚氣的面孔，現在不獨鼻子發紅，面孔上也充滿了血色了；他仍舊把一對眼睛掙得大大地看我，好像對我這個人有點奇怪。他是在等我數錢了。

「你念過書沒有？」我又問他。

「去年念，今年沒得功夫。」

我覺得再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從荷包裏把錢搜出來，一面說：

「你回家去，不要拉車，找點別的事做，你的年紀太小，拉傷了將來成了殘廢，找點別的事——」

但是我立刻覺得自己的話裏有毛病，含糊過去，不再往下說。折開那兩毛錢一封的銅板，數了二百錢；但終于連那兩毛錢的銅板完全給他了。

但是一走進屋子裏來又覺得自己好笑；多給那孩子兩百多錢，算拯救他麼？

那些在風裏的車夫呢？還有……——大約又是同情的作用了，然而這樣的同情對于他們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大約對于自己是有用處的；這是一個老方法；一個人道主義者用來拯救自己的老方法。然而他們仍舊是他們，他們仍舊要生活，掙扎……

夜行

夜行

以前，離現在有七八年的光景，那時我剛從軍官學校裏畢業，因爲自己花了多年的功夫，所學的一套本領是立正，少息，托鎗，舉鎗，開步走。所以一出來便在軍隊裏幹差事。

我雖然是一個軍人，曾經拿過鎗，受過軍事敎育，而且帶兵，但是我也是一個人類的人道主義者，對於殺戮的勾當我是痛恨的，我極反對死刑與虐殺，我是從來就同情於弱者和不幸的人們的。我同情丘八，我更同情那些受軍人迫害的老百姓，許多的朋友說我是一個好心的人，人道主義者，我自己也這樣相信。

我開始在軍隊裏的　候，拿六十塊錢一月，職位是連附，每天的事也並不麻煩，只是上操的時候喊喊口令，糾正姿式，軍隊是新成立的，老總們都來自田

間：他們守在破落的農村裏，破落到無可破落的時候便跑出來當兵，找一條生路。那些神情，都是十分拙笨。面孔上的表情，不論喜怒哀樂，都顯得平凡，愚蠢。經過我們幾個月訓練，居然也漸漸地能聽口令：直背挺胸，提高邁大地在行列裏做開步走了。

這樣敎練新兵的生活，一直繼續了三個多月。後來接到開拔的命令了，而且說並不是短期行軍。

爲什麼要開差？開到什麼地方去？我們當下級官的人是不能過問的。只是和那些蠢如鹿豕的丘八們一樣，離開自己的兵舍，踏上那修遠的征途。

路是無窮無盡地展開在我們前面，我們在路上排成一條灰色的綫，老是那麼樣地走着，一天六十里。這樣的生活，使得我非常厭棄。

「我們的路，什麼時候可以走完呢？」

「走到什麼地方去？」

「是不是會就這樣地死在路上？」

我常常這樣地問自己，但是沒有誰回答我的問題，只是一件事實代替了回答：我們拖了兩隻麻木的腿，再走。

從老總們的口裏，也都發出咒駡的聲音來了。

「奶奶的個雄。我這一雙脚呀！」

「他個老丈人的！這一條路啊！」

他們也不知道這條路走到什麼時候爲止。

我是同情他們的，但是我得在他們面前揚起鞭子威脅着：

「走！不許講話！」

我知道他們的生活比諸我們當官的更要苦：鎗，子彈，背包，用具，……一共是幾十斤背在身上。每月十塊錢，不發現，我怎樣也得同情這樣的一些人，雖然有的時候不免一鞭子抽在他們身上，可是這並不能毅就說我沒有同情。

他們一大半是招來的新兵，這樣的生活還沒有習慣，有的拖病了不能彀跟了隊伍走，只是窩在隊伍後面慢慢地走，這個就叫做「窩隊」。老總們窩隊是常有的事，眞個是病重到走不動的時候，也由他去，我就叫他把鎗和子彈繳上來，隨他去窩隊，而這窩隊的人，他的命運是我們想像得到的：即使不遇見敵人，就是遇見了對於這些灰色動物恨透了的老百姓，他們也有很多的好方法，留他在臨死之前多痛苦些時候。

路是無窮無盡的；隊伍在上面拉成一條灰色的長綫。旗幟在空中飄蕩。一團，二團，三團。一營，二營，三營。一連，二連，三連地走過去。土踩鬆了，寸多厚的灰蓋在地面；一陣風，空氣裏全是灰的世界；我們呼吸着，口腔，鼻孔，眼睛，耳朵，眉毛林和汗毛孔裏，全是灰的世界。太陽照在我們身上是死灰色。

灰土裏埋伏了很多三角尖的石子，老總們的草鞋被它咬破了，有的脚踢在上

面流血，於是坐在路旁的土坡上，看流血的脚，口裏叫痛。

我又得喊一句：

「走啦，不許落隊！」

我虛張聲勢地揚起鞭子來，他還不立時起來的時候，我又得一鞭子抽到他身上。我常常在提心吊胆：怕的他落隊，失掉了鎗和子彈，自己要受懲罰。

我同情他們，但是我又不得不刷地一鞭子抽在他們身上，這樣的事太矛盾了。我簡直有點痛苦；因為我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啦。

有一次，那正是傍晚的時候了，他們這一天的行程剛告了一個段落；歇下來，喫過飯，洗好了脚，預備睡覺了。忽然由團部裏傳下命令來，說是立刻就要出發，在明天破曉的時候，要趕過江，否則我們這一團的去路就要被敵人截斷了。于是我們就振作精神叫號兵吹集合號。

隊伍都集合站好了，我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老總們，說這是一個生死關頭，

要大家賣一點力，不要窩隊，並且把他們在路上的精神嘉奬了一頓，又勉勵了一番，說是只三四十里路，趕到大江南岸就有好日子過了。講過了這些話之後還怕他們有什麽不願意似地，又問問他們聽懂了沒有。

他們就一齊回答一句：

「懂得了！」

于是我們就又整齊好了出發。

這時候剛剛交秋季，是陰歷七月初三四的光景，一到晚間天黑了就看得見西面有一顆又大又亮的星光，特別耀眼，那大約就是長庚星了。也有月亮，只有彎彎一綫的光輪，好像指甲戛破了的殘痕。但是我們走了一暫路，那月亮慢慢地沉落到地平綫下去了。

我們這一連是在最後，其餘的隊伍都走過了我們纔走，我領了這一連走在連旗的前面。路是很寬的，走了十多里路，也並不覺得費力。

我心裏想：「這樣的三四十里路，只要拿一點精神出來對付就穀了。」

那曉得我正這樣想的當兒問題就來了：走的那一條路到這個地方就分成兩條去路；一條向右。一條往左。

這路我是從來沒有走過的，我不知道走那一條纔對。回頭問老總們，他們當中也沒有人熟悉。

該往那一條路走呢？

但這問題立刻就解决了：

那拿旗的老總在路邊連聲喊：

「方連附！方連附！這邊！這邊！」

我走了過去，就看見路旁邊有一個粉筆畫的箭頭。還在旁邊寫了兩個大字：

「向左！」

于是我便領了隊伍向左邊走去。

一到這一條路上麻煩就來了：這並不是一條大路，路越走越窄，而且高低不平，走上去像踩軟繩樣常常把人弄得歪歪斜斜地，走起來連腰幹也要出力。僅僅憑了北極星的星光來辨別方位；一丈遠以外的是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

「路難走了。路難走了。行路難；多岐路！」我一邊摸索，一邊口裏這樣念。

那曉得困難的問題還在前面：

走了不到三里路的光景，地面似乎低了一些，路也越是窄了。到後來簡直不像有去路，地面全是草，看這樣子，前面也許是一個沒有路的荒山；也許是一條淤塞的河流；西邊究竟是田園還是荒土，是墳塚還是丘陵，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措巧好好的晴天，又像要落雨似地佈滿了大半邊天的烏雲，眞是伸手看不見巴掌。四面又沒有一星火點，問又無從問起，曉得往那邊走纔有人烟呢？曉得有沒有一個村莊就在附近呢？而我最躭心的就是怕我已經走岔了路：走錯了路，又得

退回去尋路走；如果退回去仍舊尋不到正路怎辦呢？也許天明了還不能到江邊；于是敵人早到了江邊；迎頭痛擊，我就首當其衝。這樣想的時候，我覺得太危險了；而且我覺得自己責任太重大了，眞有同幾位同事打打商量的必要，于是我便喊了「立定」，大家都停在路上。

我往後面走了幾步，兩位連附和連長都走到前面來了，連長首先就問：

「怎麼，前面走不通了？」

我告訴他一條路越走越窄，不像有路樣，我說我疑心走錯了。

「我也很疑心，不過我一路留心，也沒有什麼岔路。」連長說。

我們幾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講，可都是些不能解決問題的話，都摸自己的頭，但總想不出一個很好的辦法。最後的决定是：把一位連附先帶了五個弟兄到前面去走一趟，看看有不有路，或者找一個有村莊的地方捉個把人來做嚮導。隊伍暫停在此地。

這人選決定下來，仍舊是我去。

我帶了五個弟兄，也不管有沒有路，向前面直跑，好在我們認識的北極星是很正確的；烏雲也還不會把它遮去，就靠這來辨別方位。那一條路總還是那樣，不像一條通路，我們都只顧得可走就走；只要下得腳。就這樣走了半天光景，轉了一個拐，我看見有些影子立在前面，再走過去，我知道那是兩棵樹；到了那樹底下路又像寬了一些樣。我心想：「大約就有房屋在前面了。」

再走了幾十步的光景，我們見到一個稻場。稻場上，有石磙，有扁擔籮筐和打穀的器具，還有穀散在地上沒有收。此外就是幾堆割了沒有打的稻。這一來，我眞喜出望外了；不獨有了路，而且看這形勢，這地方一定有人家；只要捉一個來做嚮導，便什麼問題也解決了。于是我就命令幾位老總：

「有人家了，我們小心搜索！」

我們向前走了幾十步，便看見幾家篋籠一般的小屋了。那種構造都非常簡

單；用泥巴夾稻草糊成牆壁；用蘆蓆和稻草蓋在上面；只有一扇門是木頭做的。我走攏去看一看，那些門都上了鎖；有一家，我伸手去推一推，不獨外面上了鎖，而且裏面上了閂；我知道有辦法；于是就叫幾個弟兄動手捶門，那到是頂容易的工作；不到十來下，那門便被我們打破了，而且往裏走坐了進去，有兩個老總踏了那個破門鑽到裏面，不一會就從裏面摸出一個人來了。

我連忙把這人牽了過來：

「喂，這裏到江邊還有多少路？」

他只呆呆地站在我面前，不回答，也不動。

「喂，我問你的話；這到江邊——」

他望望旁邊的人，又望望我，指指自己的口，搖搖頭。

「是一個啞子？」一位老總說。

我看看他的面孔，在星光底下看去，那面孔的輪廓，還勉强可以看得清楚。

那個鼻子好像是一個勾鼻子。我生平最討厭陰險的人，不知道是受了誰的宣傳，就覺得：勾鼻子總比不是勾鼻子的人壞一倍，陰險一倍。我心裏想：

「嚇，混蛋！這地方的老百姓眞刁：分明有人在家外面故意把門上鎖！我出來還裝聾作啞地頑過門。好！我有方法。」

于是我再問他：

「喂，我問你的話！」

他仍舊搖搖頭，指指自己的口，裝啞子。

我等不得了：揚起鞭子照他身上就是兩下，我覺得惟有打的一個方法可以判斷他是不是啞子：打痛了他自然會喊爸叫娘。所以我特別用力地打：他先是隨着鞭子亂轉亂跳，後來竟是哭了：

「岸岸岸！岸岸岸！」

「你這些東西眞狡猾：你到這時候還裝？就騙不過我。你不說？做！」

那幾位老總巴不得我說 聲做，就一齊動起手來了。在夜間，他們也看不清楚，就用手裏那個鎗當武器，也不分輕重，不到三五下功夫；這個人先只是「岸岸」地哭，後來怪喊了一聲倒在地上，再打的時候，已經不哼也不動了。

我這時纔覺得這人大約眞是一個啞子，喊他們住手；但是那漢子的性命，我沒有方法判定；也許已經完了。

我也顧不得那許多；自己的任務要緊；只得叫他們放下這漢子，再去搜索。老總們就又去打破了幾家的門，進去搜索了一陣。但是那幾家都是空的，找不出一個人來。幸好還有路可走，我就叫老總們把這死掉的漢子抬進屋子裏去，自己坐下來休息抽烟，派兩個弟兄去後面引隊伍前進。

連長來了，這事我也沒有提起 ， 還是我在連旗前面領隊。就這樣走着，走着，到天微明的時候，已經快到了。只看見那長江橫在眼前；白茫茫的一片。